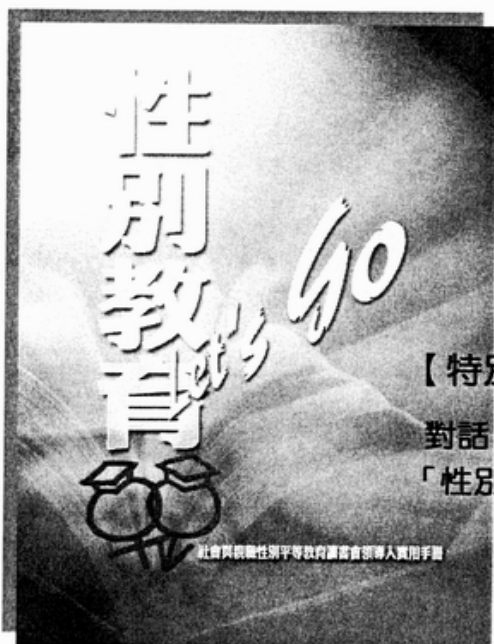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第 0848 號
雜 誌

收件人：

婦女新知 Awakening

270



【特別專題－性別教育 Let' s Go】

對話、覺醒與實踐－

「性別議題讀書會」規劃與帶領實務

【活動紀實】

「女人與國際和平運動」座談會實錄



婦女新知通訊 2005 年 1、2 月號 104 台北市龍江路 264 號 4 樓 電話：02-2502-8715 傳真：02-2502-8725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婦女新知

婦女新知通訊

No. 270

2005年1、2月號

發行人：黃長玲

主編：林以加

工作室：曾昭媛 吳麗娜

林以加 王君琳

李宜蓀 張慧姬

林怡萱 Abus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字誌第3012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0458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264號4樓

電話：(02) 2502-8715

傳真：(02) 2502-8725

民法諮詢專線：(02) 2502-8934

性騷擾申訴專線：(02) 2502-8720

網址：<http://www.awakening.org.tw>

E-mail：hsinchi@ms10.hinet.net

郵政劃撥：11713774

(戶名：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訂閱本刊：一年400元

(含郵資，掛號另計)



零售：每本80元

目錄

Content

活動紀實

- 01 「女人與國際和平運動」座談會實錄 王君琳 紀錄

特別專題－性別教育Let's Go

- 18 性別教育Let's Go－
《社會與親職性別平等教育讀書會領導人實用手冊》簡介 編輯室
19 對話、覺醒與實踐－「性別議題讀書會」規劃與帶領實務 林以加

人物專訪

- 36 舞台上下－專訪志工雪兒 林以加

性別時事停看聽

- 40 不生，就滅種了嗎？ 李佳燕
42 婦女、人口與生育 劉仲冬

其他

- 44 2004年12月、2005年1月性別新聞 編輯室
47 2004年12月、2005年1月會務 編輯室



「全球年代中的在地婦運與性別爭議」系列座談二

第二場

「女人與國際和平運動」座談會實錄

編按：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大量的流動人口逐漸成為各個國家中的常態，其所衍生各項包括跨國的、性別的相關政策法令與社會議題皆極為重要。此外，國內婦女團體亦逐漸開始與其他國家的組織進行連結，跨國議題的經驗分享也成為當今重要課題。因此，新知於 2004 年起，陸續針對相關議題舉辦系列座談，繼上一期通訊刊載第一場「東亞／東南亞 NGO 組織與運動簡介」座談實錄後，本期通訊接續刊登第二場座談「女人與國際和平運動」之精采內容。完整座談實錄可至本會網站下載：www.awakening.org.tw。

時間：9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19：00-21：30

地點：新知學苑

主辦：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協辦：女學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主持人：黃長玲（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陳瑤華（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葉德蘭（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紀錄：王君琳（婦女新知基金會研發部主任）



葉德蘭：

我本身對和平議題非常有興趣，97 年開始在台大開這樣的課程，當然也是在很多尋覓過程之後，開始參與了國際女性的和平組織。所以我想從個人經驗來談為什麼我們婦女要參加和平運動、關注和平議題。

第一個是為什麼要關注和平議題。因為我們（女性）通常是男性發動戰爭的藉口，要保國衛民，而「民」就是我們，因為我們

不能上戰場。比方男生衝鋒陷陣，口袋裡拿出來泛黃的照片通常都是愛人、媽媽、女兒、妻子等等，女性又是戰爭勝利的象徵。講義上有一篇勝利女神的頭像，很優美的代表，她的拉丁文名字就是 Victoria。在這樣的情形下，女性在戰爭的角色裡被羅曼蒂克化。可是事實上，當我們談戰爭的代價時，真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死的就為國捐軀，來世該去哪的就去哪裡，可是問題是活下來的這些人怎麼辦？過去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

大戰或對日抗戰時期，女性都被號召要為國家勞工短缺作替代性服務，戰爭結束後卻又說你在家煮咖啡給先生喝，把女性都送回家。而且因為男人大量流失，女性就一定要多生男嬰。在難民、移民部分，有 85% 都是女性和小孩，所以這時活下來的人要負擔家裡的生活和生計，通常女性就要擔任這樣的角色，在當地或遷徙的地方都要負擔生活和養育孩子，而小孩也因為壓力很大常會出現打架等反社會的行為，造成很困難的問題。另外，關於戰爭中的暴力傷害，大家都聽得很多。其中最慘的就是強迫懷孕，被強迫而且不能拿掉，因為是在敵人的佔領下，所以強迫孩子要留下來，或是因為自己宗教信仰的關係，沒有辦法把孩子拿掉。另外一個就是慰安婦的問題，戰爭中，非自願者求救無門，戰後，求償也無門。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想像，我常在想現在已有很多女性進入軍隊當中，成為軍事體系的一部分，萬一未來我們偉大的國家要開戰時，要不要為女性士官準備樂園之類的事情，這是很想知道的問題。慰安婦的問題和前面一些情況類似，女性好像在為國服務，可是事實上受到很多強迫性的傷害，也是女性在戰爭中付出的代價。

可是對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來說，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和平議題呢？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和平議題好像是很遙遠，都是從電視螢幕上看到的，或是從遙遠地方的新聞報導中片面的文字及畫面。讀起來、看起來真的很可憐，可是我真的不認識他／她，而且我家裡還有很多煩心的事，我實在沒辦法關心。不過最近大家對和平的看法有些改



葉德蘭老師分享參與女性和平運動的經驗

變，當然也是許多女性和平運動者長時期努力的成績，也就是對和平議題內涵的充實。從一開始和平和戰爭就各在兩端，我們在字典裡也可以找到這兩個詞就是相反詞，可是問題是和平已經不再是戰爭的相反詞，它的涵義已經慢慢擴大。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停止戰爭，到廢除武器，特別是 80 年代廢除核武，到後來討論公義、平權、民主這些事情與和平的關係。在這裡我一定要提 Jane Addams，因為我就是從她的公民投票論述中發現她的可愛。後來我跑去芝加哥找 Hull House，可惜沒找到。Jane Addams 是十九世紀的中上階級出身，她本來想去唸 Smith College，可是因為她爸爸叫她去唸神學院，所以沒去，之後她想要進醫學院來幫助其他人，可是後來她生病，終其一生都是駝背的人。她人並不高，大概 160 公分，背後又駝了一塊，所以事實上她是一個有些殘障的人。可是她非常努力。她到歐洲遊歷之後，到芝加哥為移民、中下階級服務，這個服務的經過，讓她看見社會中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大家對於外來族群歧視的問題，使得整個社會浮現一種以它者為指責對象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全球化之後，很容易變成引

起對內歧視、對外發動戰爭的藉口。她終其一生都在想促進和平應該要怎麼做，才會實際而有效。在她的看法裡，和平就是關懷社會，尤其是關懷社會中那些沒有得到社會資源的人，從自己的社群開始，一步步走上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間，她因為反戰而受到很多抨擊，但就是因為如此，她後來是第一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女性。

另外一個是人際關係衝突管理，在 80 年代的美國大城市，種族衝突非常多，學校非常不平靜，所以人際關係的衝突管理就進入到和平教育裡頭。不只原來的反核武，也不只是要求社會公義，同時也要求加入環境衝突管理，這就是我平常在自己課程中的主要內容。個體部分就是目前很多宗教也進入推展和平的運動，它們特別注意從個人心理層面進入，要求自己先能「內和」才能「外平」等等。最後就是環境，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頒給環保人士，也就是說環保議題也在最近正式進入和平定義的主流。整體來說，由於人類互動，不可能避免衝突的產生，和平就是非暴力的衝突管理，這個衝突管理比較是談判、和解與仲裁，這些所謂合作式的解決問題方式開始部分開展，也就是說和平的涵義從公領域的部分慢慢加入私領域的部分，公私領域其實是用一種類似的心態及方式來解決，兩者有相同的內涵、相同的原則來處理一切衝突。在溝通理論上，衝突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是受到歡迎的，因為是一個改變契機，可以增進彼此瞭解，建立更深更穩固的關係，所以衝突管理是各個層次的問

題。那為什麼女性要關心這樣公、私領域間，好像已經開始相互交錯的和平議題，其實是因為世界上許多地區國內安全問題已經取代國家安全，或者至少可以說和國家安全相輔相成。在這種層次之上，我們在談論和平議題時，有相當的比重包括了人際、社會的和平與公義平權，而且不能忘記或不能讓國家以和平的名義來歧視其他族群或性別的人士。

我自己從美國回來以後就很想參與台灣的和平運動，後來找到一個「中華民國世界和平教授學會」，大家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我也沒有聽說過，直到在圖書館找到一本論文集。他／她們做的都是國際政治的問題，當然我完全不懂，另外一部分是宗教，就是儒家思想如何針對人倫有所幫助，和我了解的和平不太一樣。後來我又回到美國，就決定要參加美國的和平組織。後來台灣有和平學研討會，這邊是我做的一個簡單的數據，從第一屆到第四屆，女性發表的論文是少之又少，評論場次更是少，因為一定要有地位的女性才能評論論文。女性在這種場合裡是非常非常受尊敬的弱勢，受尊敬的少數，是一個點綴會場的不一樣風景。第三屆為什麼比較多是因為有一個女性和平的場次，今年第四屆為什麼有三篇呢，是因為有教育的場次。女性在和平學的研究場域裡仍然是特殊化的，與其所謂的「nurture」（養育）天性相連結。到底女性是不是天生愛好和平，我自己絕對不是，很多人也大概不是。有一個講給小朋友聽的故事，老師講述媽媽怎麼排解

孩子和爸爸的糾紛，媽媽的智慧呈現出來是溫柔的、間接的，但是很清楚地梳理他們之間的誤會，然後再去告訴爸爸和兒子，你們都有錯，誤會要怎麼解決。這當然很好，女性是智慧的代表，可是問題是爸爸和孩子的衝突都是媽媽來介入，媽媽和孩子衝突時，爸爸做什麼事情？—我很想知道這件事情。事實上，這跟我們生活經驗也有些距離，因為現實中不見得都是媽媽做和事佬，做和平的推動者。可是隨著故事進入小學生的認知的，就是女性是和平的、無爭的，這不但對女性會成為內化的壓力，也成了判斷一個人是否「女性化」的準則之一。總而言之，還是要多方參加一般的和平組織與運動，因為我們不忍心就此讓她們淪陷下去，我們要更努力，希望大家都能加入。

另外，為什麼我要參加女性和平組織運動？第一個理由是我一直談所謂的去性別化的和平運動或和平學的時候，我自己會非常心虛，因為事實上所謂的和平學領域裡面，女性的觀點是非常非常被邊緣化的，而且是非常不受重視，只有少數的男學者會重視女性的觀點。第二個理由是這種課程的教學，需要行動的經驗，所以我參加了國際女性和平自由聯盟（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它主要談的是 nurture for warfare，意思是社會的性別角色分工非常清楚，男性被迫要進入競爭性高的體系，因此沒有辦法、沒有心情，也沒有社會化後的認知來關注社會低層、弱勢的福利問題，這是 1915 年 Jane Addams 提出的主題。她認為如果可以改變傳統兩性角色的分化，

讓女性一起進入所謂的生產體系，所謂的經濟體系，男性也會比較有機會關心弱勢，大家一起來，這樣全社會的道德標準都會提高。在 1915 年成立之後，這個組織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各國是同時關注同一議題，這個議題是在每一個社區先開始，比方說我在費城參加，費城的人就會分攤，比方說我關心核子武器以及武器和經濟體系的結合，我們就會去追蹤我們這個選區的參議員或眾議員在國會裡討論的情形，大家做紀錄，然後比較彼此的紀錄，因為紀錄可能有出入，然後把資料彙報給費城總部，然後全國總部再彙編大家的紀錄，然後再去海牙，總體看全世界各國國會裡面政治和經濟中間掛勾的情況。事實上，她們是在地社區和全國性的，然後再到國際性的一個組織。社會改革最主要就是有持久的效果。這次促成聯合國推動 1325 決議的團體就是國際女性自由和平聯盟，她們在促成這件事花了很多心力，也在伊拉克重建提出原則。在巴勒斯坦議題上，她們也是第一個跳出來說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從迦薩撤退的方案是不人道的，直指以色列是國家恐怖主義，這個在一般的女性團體通常不會做這麼直接、這麼政治性的宣言，目前的行動焦點包括：廢止核武，建立無戰世界；剷除戰爭經濟體系，傾聽基層心聲；凝聚種族公義；挑戰工商公司權力，伸張人民權力；古巴女性處境等等。為什麼會特別去關心古巴女性處境，也是由於關懷所謂族群正義，特別是移民到美國的古巴女性，因為她們不能回家，政府禁止民間來往，所以她們幫助已經進入美國的古巴婦女和古巴當地婦女連

結，這也是一種透過移民來做跨國連結的方法，對我們可能有些啟發。可是這個聯盟在我參加之後，發現有些問題，第一個是它歷史太久，結構很多，像我這種黃種外國人身分進入這種結構，她們會很客氣，但是很難爬到權力核心，這是非常非常明顯的，過去所謂日裔、印度裔的總裁都是美國人。第二就是多元包容是一個假象，組織裡面黑人的成員非常非常少，特別是在做歐洲族裔問題時，常會和美國的種族問題比較，黑人會員的意見不見得有什麼影響力。另外一個是定義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和平就是不能用武力，但是這個組織認為在非不得已的時候是可以使用武力的，這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但是這種中間走向的傾向，可以吸引很多人來參加，也和聯合國的立場一致。另外就是有很多女性即使深入參與仍然會有挫折感、無力感，因為事實上大部分權力還是在別人手上，和平運動效果有限。

「先做女人，再做人」這個結論可能和自由主義有點抵觸，因為你想做人的時候，沒有人會把你當人。所以我覺得還是先做女人，所以要先參加女性和平組織，我也把新知定義為和平運動組織之一。和平既然包含那麼多涵義，新知當然是和平運動組織。

陳瑤華：

我想新知不只是一個和平組織，應該說她是一個人權組織。我發現只要有反戰的運動或遊行，我都會碰到新知幾個固定的成員，只要是人權、和平、反戰，大家都會在

的。我相信德蘭剛才講到很多基本的問題，關於女性和社會的問題。你可以說女人的人權就是人權，就是人權本身，女人基本上就是特殊的弱勢。女性和社會的關係如果無法達到和平，我想一切其他人權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剛才德蘭稍微提到聯合國 1325 的決議案，主要目標精神就是女性要參與很多的和平談判、和平協商，甚至是戰後和平重建，更重要的是在預防戰爭上，應該要讓女性扮演更核心的角色。1325 的決議案非常重要，是聯合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宣示要有女性參與。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今天只有稍微介紹上次我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大會看到一些團體怎麼參與和平運動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和女性相關的團體，她們做些什麼議題，思考什麼樣的想法，並提出這些團體討論的問題對我們有些什麼樣的啟發。

回到剛才所提的 1325 決議案，這在上次聯合國婦女地位大會時就受到很多討論，認為應該詳細檢核，實際去看戰後重建的事情，看很多戰爭預防的事情，女性可以參與的空間有多少。回到台灣，這麼多人在談兩岸，这么多人在談這種緊張的關係，到底女性在其中的位置何在，某個程度上它就被抽出來、被中性化，把女性可以參與的空間緊縮。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回過來看台灣在這樣的衝突環境下，女性可以扮演的角色。接下來我就來談這些組織她們所關心的一些核心的問題。

首先介紹的是德國的一個婦女聯合會，

Deutscher Frauenrat (網址：www.frauenrat.de)，因為我個人在德國留學，所以一聽到德文就馬上過去和她們討論。後來發現她們很有意思，前身叫「未完成的民主」，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原來的組織前身代表的是如果社會沒有把性別的和平放進來，這樣的社會是未完成的民主。比方說一個人進入政府的狀態，事實上就是和社會簽約，進入國家或是政府組織狀態。有很多民主國家從奴隸社會進入民主社會時，女性似乎被遺留在與社會的契約之外。你可以想像，女性還要為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生存奮鬥，你可以想像如果民主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是沒有包含女性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們前身叫做「未完成的民主」，我覺得非常棒，顯示女性並沒有訂在國家契約中，因此她們致力的目標就是希望女性能越來越融合到民主社會的社會制度中，這也是最基本的和平基礎。她們目前最關注的是女性失業人口、女性健康議題之政策遊說工作。這是我介紹的第一個團體，它和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一樣下面有非常多組織，希望透過集體團體的力量去和政府做協商。

第二個我想介紹的德國團體是 Women's Network for Peace，和聯合國有密切的關係。我認識的是她們的理事長，Heide，在會前會她有建議一件事，就是聯合國有很多到各地的紀錄報告人員，通常都是男性，特別是到戰區去寫戰區報告。她認為應該要重新安排，要安排女性實地去觀察、實際參與戰爭，會有不一樣觀點的報告出來，這是她極力想要建議聯合國改變的。她提到應該

講求性別平衡 (gender balance)，不要全部都是女性。當場討論時，有另外一位女性站起來說不是這樣，因為長久以來都是男性寫的，所以現在應該都是女性寫，所以有點吵起來，開始論述兩邊的想法。Heide (Women's Network for Peace 的理事長) 考慮到女性議題當然非常核心，但是也不能因此要求全部由女性擔任。這個是一個爭論的議題，如果要提性別平衡，很多人就質疑是不是很多經費資源也要來扶植男性，有人覺得當然是，因為要讓男性有性別意識，寫出具性別意識的報告。另外一邊則說不，因為資源會被男性分走。所以整個和平重建的想法是女性要參與，但是女性參與是不是讓很多女性觀點進入討論當中，是不是代表男性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我覺得性別意識是不是應該更核心，而不是只是女性參與這件事。

接下來我對這個組織 Parents' Circle - Families Forum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父母們組成的非政府組織 www.theparentscircle.com) 並不是很清楚，但是認識其中一個人叫 Robi。當我們在討論加拿大反戰團體 (Canadian Voice for Women for Peace) 時，她進來和我們一起討論，她是一個以色列女性，那個組織完全是由以巴兩邊在衝突中失去小孩、家人的一些父母組成。她開始述說她在以色列的經驗與工作，發現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在那樣的場合裡，種族議題不見得是真正核心，核心反而是我失去一個小孩，不論是父親或母親，都有共同的、很深沉的傷痛，那個傷痛是很類似的。她拿出一些照片，這個人失去女兒，這個人失去兒子，這個人

會跑去看公車，因為覺得孩子還在公車上面。很多不同的人的經驗，她討論到一些動人的感受。這時候族群原因不是那麼重要，怎麼面對解決這樣的問題反而是核心的問題。我想和平運動應該是要從真正地深入對方去理解開始，這是很基本的。那個討論讓我看到我們討論很多形式的東西當然有意義，但是如果沒有很深沉的經驗作為基礎，會不曉得用什麼基礎去接受對方，這些都給了我很多想法。

另外一個是我、昭媛和德蘭都有參與的，就是 Isis - WICCE (Isis Women's International Cross Cultural Exchange, www.isis.or.ug/knowhow; www.isis.or.ug)，她們拍了一個錄影帶，報導烏干達女性受暴的經驗，她們起來作證，她們怎麼被政府軍強暴的見證。非常動容。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就提到她們能站出來這件事是多麼核心，因為她們在那樣的環境中是很孤立無援的。大家都非常震驚，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國際怎麼去介入第一線發生的狀況，就像我們現在聽到某個地方發生戰亂，但是不太知道實際發生情況，也不知道如何介入。以前伊拉克戰爭，我們可能就是跑去美國大使館抗議，可是實際發生的狀況是非常無助的，討論有時會僵住，因為提任何的討論或建議往往都是很無助的。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感受到國際社會是有些責任，怎麼用盡一切可能力量讓戰爭不要發生，我們有沒有在預防部分做任何措施，還是整個國際局勢，包括武器製造本身，根本就是促進某一種戰爭。整個文

化、整個社會或是聯合國政策，聽說有 2/3 的武器都是由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製造出來。我們有沒有針對這樣的事情做了解？包括台灣反軍購我都有點遲疑，因為我們在批判買武器的人，可是對於全球武器市場是誰在製造武器，誰在促銷武器，誰在用很多各式各樣手段讓大家追求武器，甚至強迫你要付保護費——因為我是世界警察，我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大家都要付錢、都要買——對於這整套機制我們有沒有一些反思。就是在預防發生這樣的事情時，我們有沒有做到，國際社會有沒有做到應該要做的？我覺得非常核心的是，或許第一線我們沒有辦法馬上去幫助，但是我們有沒有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去達成預防戰爭的發生。最近我們認識一個在 A.I. (國際特赦組織) 執委會的朋友，基本上 AI 之前對聯合國武裝維和部隊這種以武力想要達到和平方式的部隊都沒有表達立場，她希望 AI 應該慢慢走出一條路來，對這樣的事情採取一個積極的立場。我覺得就是同樣的想法，也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採取更預防性的方式，而不是任由以維護正義和平之名來發動戰爭。

下面一個組織是 Canadian Voice for Women for Peace，這個組織很有意思，她們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很多戰爭是以保護女性之名所引發，比方說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就是說要解救伊拉克的女性或是小孩不再受獨裁政權的威脅。所以她認為女性去反戰是有很多意義，她們一直有一個提議，就是永久廢除暴力、戰爭的夢想。很多人會

認為這個不實際，制止暴力最快的方式就是產生暴力，像前面提到烏干達的案例，也是會很生氣想衝過去打他們，這些都是很直接的想法。但是你有沒有想到更積極的辦法，而不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產生更多暴力，反而阻礙廢除戰爭的想法。所以如果你有永久和平的概念，你可以想像說如果你今天制止一個人，但是造成他內在的仇恨，像以巴這樣的狀況，很難用短時間制止，事實上要真的使和平持續，是應該要用合理的方式，讓各種不同的聲音能表達，在一定的制度裡可以去解決這些問題。聯合國在很多時機上都失掉這樣的機會，當它只想派維和部隊出去的時候，它已經錯失和國際上很多不同國家、不同勢力給它們壓力以維持和平的機會。比方柬埔寨的狀況，當時越南和中國在它邊境所造成的問題，聯合國到底有沒有扮演它應該要有的角色，如何真正去維持和平穩定的狀態，真正積極去促進和平的發生，是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最後我想要介紹的是 Women Making Peace (www.peacewomen.or.kr)，這是韓國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很有意思的地方是當初在南北韓衝突的狀況下，她們是第一個站出來說她們期待南北韓的統一，她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關係。我一直問她們的負責人，為什麼她們想和北韓統一，因為統一的代價很高。我自己在離開德國之前，東西德統一，我看到西德人對東德人士非常疑惑的，覺得東邊人是很窮、很懶的親戚，要花很多很多的錢，當時預測經濟的發展會退後，大家一直在算錢，跟南韓組織不太一樣。她們只想

說親戚在那裡所以要統一起來，但是當時德國是非常懷疑這個方式的，她／他們認為要付出很多代價，包括工作，還有幣值原來是2:1，現在是1:1，東德人也很不滿意，之前也發生過到東德去會很緊張，因為東德人對西德人非常懷疑。你們可以想像那樣的狀況。所以我問負責人，她們提到親情，強調他／她們挨餓很可憐，所以有點像是要救北韓人於水深火熱之外。我發現討論核武的時候，兩邊就非常擔心核武問題。有人就提出說我們不應該對北韓太強硬，我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即使他們現在有些要求我們不允許，但是要採取低姿態或讓它和南韓和談。有四五個報告者在那邊，其中有三、四個人全部都主張以這樣的方式要求統一，但是有一個報告者，就是Lee Kang-Jae，屬於Materna Peace Culture Foundation 組織 (www.materna-peace.com)，她就提出認為任何和平都不能缺少人權這件事情。她認為很多送回去北韓的人就是在集中營受到非常惡劣的待遇，她認為人權很重要，還有整個北韓人民的生活，她／他們的公民政治權力應該是要關心的重點，不應該只是亟於想要統一，就忘記基本的北韓人民權力的東西。她在會場談到人權這個概念，和平不能建立在對人權沒有維護之上，沒有去要求政府改善對待人民的方式，這不是真正可以持續維護和平的概念。那時當場有一些爭論，後來在晚宴上有好幾個人很贊成我們當初的想法，就是和平不能沒有蘊含正義，沒有蘊含政府應該要去尊重的一些基本權益，這是當時討論會上我覺得蠻核心重要的議題。



座談會現場提問與討論。

最後我想回到 1325 號決議案提到的問題，我發現對於資源比較缺乏的發展中國家區域，她們就會非常擔心女性的參與，基本上是不是應該鼓勵女性參與的同時，不要讓男性握有主導的位置，或者是男性參與要減少。很多人也說鼓勵女性參與這個工作應該轉為減少男性暴力的工作方向，怎麼樣去訓練男性或男性工作者減少男性的暴力，變成另外一個議題。大家對這件事情爭辯的非常厲害，因為變成是資金資源要投入去各方面男性暴力的減少，另外一邊就非常擔心女性資源會因此減少，而且很不實際，因為女性本來就比較少在社會上發聲，如果資源又投入教育男性上，反之女性的培力又被剝奪。我想在整個女性如何參與和平、重建和平、預防和平，跟減少男性暴力、男性回歸家庭、男性多參與人際關係或社會正義的活動是不是真的衝突，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從那討論裡面看起來似乎是衝突，但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實是蠻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到底要如何去詮釋 1325 號的決議文，到底實際的工作方向如何去進行，是值得去深思的方向。

黃長玲：

謝謝兩位引言人，兩位的引言都非常精采。我這邊想做兩點補充。一個就是韓國這個問題。今年夏天我在韓國做研究的時候，碰到瑤華報告中提到的 Lee. Kang-Jae 博士，事實上 Women Making Peace 是韓國婦運界和韓國和平運動界非常出名的組織，韓國的情境確實和台灣的情境有些不同。他們的進步團體或組織是支持統一的，大部分的民意也只有左統或右統的差別。Women Making Peace 是被認為有左翼思想的，在原來學運脈絡中，和金大中、盧武鉉政府關係都非常密切。韓國婦運有兩大脈絡，剛好 Women Making Peace 和 Lee. Kang-Jae 是兩個不同脈絡，因為 Women Making Peace 是屬於韓國的女聯，就是韓國女性聯盟。韓國女性聯盟大概是在 1990 年左右才出現的組織。Lee. Kang-Jae 博士她個人是在做外語教育，她是屬於另外一個婦女組織的傳統，這個組織是大韓女性協議會（女協）。韓國婦女運動組織就是有這兩大系統，一個就是所謂女協，女協的性質有點像我們過去威權體制裡頭國民黨的婦聯會、婦女會系統；Women Making Peace 則是屬於韓國真正民主化之後的婦運團體之一，也就是所謂的女聯傳統。

另外，我想從國際政治角度針對德蘭和瑤華談到的國際和平運動來補充兩點，第一個部份是，因為國際政治這幾年牽涉到和平學的研究上，國際政治或是國際和平學研究裡已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反省，這個反省是

過去國際政治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戰爭這件事，我們把和平當作一個不需要研究的東西。所以整個國際政治在傳統上都是這樣，我們想中國有孫子兵法以來，它就被譯成戰爭的藝術（The Art of War），西方的話，自塞維茲傳統以來，也都是在談戰爭。所以政治學的主流其實花非常多的時間在研究戰爭：戰爭到底怎麼出現的？什麼狀況會出現戰爭？戰爭在什麼狀況下會變成什麼型態？但是幾乎沒有人研究和平，到底和平怎麼出現。剛才德蘭講和平從最早止戰的角度一直發展成後面這些內涵，可是在國際政治學來講，它是沒有跟上的。有很多和平學的論述，但是和平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出現，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可能出現和平這件事情，這個研究是非常少的，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我們會標舉非常多和平的目標，比方說人跟環境的關係是和平的關係，性別之間的衝突，這個在晚近的和平學研究也已經有人指出。一直把和平停留在沒有戰爭這件事是錯的，等於用戰爭來定義和平。

第二部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因為我們今天在談性別這個議題，在女性主義政治理論中，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辯論女性是不是在本質上比較愛好和平。德蘭已說她並沒有本質上比較愛好和平，我要開玩笑地說這個和晚近的研究上是相符的。晚近的政治理論家裡面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辯論女性是不是在本質上比較愛好和平，當然也有很精采的理論家很早就指出，如果看歷史發展的軌跡，很多女性其實是鼓勵戰爭的，比如說在父權基礎上，女性會奉獻她的丈夫，奉獻她

的孩子，中國也有這種傳統，比如岳母刻精忠報國，要妳的丈夫或兒子去打戰。我把我的丈夫或兒子奉獻出來，如果不去為國捐驅的話，就是一個不恰當的丈夫或兒子。晚近有很多實證研究很有趣，它們去調查，調查發現一個顯性的趨勢是女性好像確實對戰爭是比較厭惡的，但是後來最晚一波研究，我覺得特別有趣，對我們今天討論主題也特別有啟發性的是，研究上顯示真正具有和平傾向的不見得是女性，差別不是性別，而是對兩性平權的價值。換句話說，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妳／你如果比較相信性別平權價值，妳／你就有可能是比較愛好和平的。那麼女人也有可能是不相信性別平權價值的，所以並不是男性就一定比女性不愛好和平，女性不一定本質上就比男性愛好和平，而是說這其實是一種價值上的關聯。所以如果你是比較相信性別平權價值，你就會比較相信人權的價值、和平的價值，價值和價值間有一個衍伸性，這是晚近實證研究的一個結果。我想這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個有趣現象，我補充到這裡。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開始進行討論和詢答。

龔維正：

大家好，我是華梵大學哲學系龔維正。剛才聽葉德蘭老師談到的一些地方，沒有聽得很清楚，希望能再澄清一下。關於 Jane Addams 成立國際女性自由和平聯盟，妳好像有提到她如何去論述女性為什麼要參加和平運動組織，可不可以重新說明一下，就是她希望女性參加和平運動組織的主要想法是什

麼？還有一個是最後提到的結論，就是先做女人再做人，理由是女人先去做人的話，沒有人會把她當人看，這個跟先做女人好像也沒有差別，因為先做女人，還是一樣沒有人把她當人看。如果這樣的話，妳還會做這樣的結論嗎？這個結論和原來議題的關聯性在哪裡？

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黃長玲董事長的補充，如果是比較相信性別平權就會比較相信和平，妳提到這兩種價值應該有一種關聯性，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一種關聯性。因為這個也牽涉到 1325 號決議說女性要參與和平談判，但是如果根據這個女性在本質上未必愛好和平，那麼她們參與和平談判有什麼意義，好像只是實現參與機會的平等，有沒有可能比這個還要多。因為幾位都有提到或是暗示到好像不止這一點，有沒有可能更多？

最後是關於陳瑤華老師提到和平不能不重視人權而實現，大概有一個這樣的主張。我的想法是好像所有的價值都可以列入，和平不可能忽略誠實的實現，或是不可能忽略仁愛。如果是這樣的話，幾乎所有的價值都是和平實現的必要條件，那麼有沒有必要獨厚人權？

范雲：

大家好，我是新知董事范雲。這其實是我對這個議題的困惑。我想在價值上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會贊成和平運動，可是它就是有一個困境。在美國社會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

討論，美國它的困境，就是像美國會有一個世界警察的角色，對美國會有一個正義之戰或非正義之戰，但是對台灣而言，並沒有所謂正義或非正義之戰，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世界警察，我們的困境是經常被迫捲入一個戰爭狀態，所以對很多台灣民眾來講是一個防禦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下談和平運動，會有一個困境是對很多人而言，和平運動就是投降主義。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種挑戰？面對這種挑戰的時候我們好像也提不出可替代的做法。在價值上沒有問題，但是在具體做法上我覺得怎麼去想那個出路非常費力。談到女性的困境時，我覺得女性最大的困境是因為和平是高度政治性的，就像長玲所說的，這個東西已經被談戰爭和國際關係的人所控制，可是事實上好像女性在專業知識上，在對軍事、戰爭這方面相關知識沒有辦法掌握。沒有辦法掌握的時候，女性出來好像就會被認為是一群不了解狀況的女人來談一個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問題，所以常常會被邊緣化，我覺得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想問三位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許秀雯：

我是新知董事許秀雯。我呼應范雲的問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在台灣，我是學法律的，在台灣我們談男女平權的問題很基本就會被挑戰：為什麼在兵役法裡面只有規定男生有要服兵役的義務，女生不用服兵役？這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歧視。在很久以前我就提出過一個想法，就是這種把女性排除於

軍事體制外的東西，並不會使女性處於比較有利的位置。所以就這個部分，我也認為包括我們對於國防役、替代役整體的檢討裡女性的角色，我覺得這是跟和平相關的。當女性在這裡面參與越深的時候，我覺得才比較有可能去了解那個遊戲規則，去改變那個相關規則。第二我覺得比較是一個策略上的形象鬥爭問題。其實在一個象徵世界語言中的鬥爭，女性出來做和平運動，我覺得有點類似。可是我們也有些抗拒把女性等同於自然化，等同於擁抱和平、愛，會是撫慰形象的，可是，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策略上有比較細緻的談法？我們在這裡面有沒有其他存活的策略，某一些縫隙是可以讓我們看到和平的曙光。

曾昭媛：

我是新知秘書長曾昭媛。我延續秀雯這個有點深奧的問題。我們當然抗拒女性等同和平這種本質化的論述，抗拒這種簡單連結，但是事實上在現實中如果要操作這個議題，這個又或許可能是一個好的動員策略。當我們在談戰爭中婦女顧慮到孩子，比方說以阿戰爭這些婦女出來呼籲和平，這個力量就非常強大，非常能夠撼動人心。但是我們如何在現實中避免秀雯剛講的問題。或者是我們抗拒本質化的同時，認知到現實中多數婦女比較重視她的家庭、孩子的安全，基於這種因素的考量，基於這種現實感的考量，她願意站出來反對戰爭。我覺得反而是可以來批評說男性為什麼不重視這部分，不重視你的家庭、後代的安全。對於自然本質的談

法，或許我們可以不要把它用得那麼糟，但是我們可以運用在比較有現實感的做法。

黃淑怡：

我是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國際事務部專員黃淑怡。陳瑤華和葉德蘭老師說我上次去了日本，所以今天一定也要來報告，來談談日本女性怎麼看待和平，怎麼去做和平運動。我們那時候去日本一個星期，剛好是八月的時候，八月十一日正好是終戰，我們也有去廣島，正好碰到整個日本和平團體大會師，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團體去廣島宣揚和平理念，所以我們後來就去拜訪這個亞洲婦女中心。亞洲婦女中心（Asia Japan Women's Resource Center）它是 1995 年成立，她們做很多與和平議題有關的工作。

我先來介紹她們在 2003 年 1 月出的一本書，介紹她們怎麼看和平議題。她們認為女人不等同於和平，但是女人有更多機會去創造和平。她認為在本質上你把女性等同於和平是不對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創造和平，只是女性在日本可以更有權力、可以更大聲，更容易把和平講得更容易說服人。她們的歷史背景是在轟炸的時候，很多女性都受到很大的傷害，尤其小孩和婦女。而且日本到戰爭後期時，國家是把整個婦女動員起來，婦女要學如何刺槍，要負起防衛的工作。所以其實這個組織正是在做和平議題的連結，她們也關心國家裡面性別的平等。比如說她們現在在研究選舉制度如何在結構性制度中保護女性進入國會，她們覺得和平也包

括兩性間的平等。另外我很佩服的就是，她們在成立之前，這個亞洲婦女中心叫亞洲婦女協會，這個協會做了很多反雛妓的東西。她們的團體在日本開始倡導我們要愛護我們的姊妹、我們的女兒，所以我們要反對日本的男人去愛用年輕的女性，後來日本立法不准有雛妓。接著她們轉移到韓國，因為很多日本男人去韓國買春，這些女性運動家就組了一個團到韓國去，到韓國日本觀光客最喜歡去的那條街上去抗議，在那邊救那些小孩子，雖然後來被韓國警察抓走，可是她們非常勇敢。到現在，她們也關心美國在日本基地，在沖繩的美軍基地，她們關心當地婦女議題，比方說有很多婦女遭美軍強暴但是申訴無門。另外，像台灣一樣，在日本有越來越多新移民女性，從韓國、大陸、東南亞來的，她們也有從事這部分議題。另外還有國際連結，主要就是參加國際會議，還有關心出兵伊拉克的事情。當日本出兵伊拉克的時候，日本女性團體是非常反對的。反對的理由第一個當然是反對軍事化的攻擊，第二個是她們把當初日本侵略(進出)中國這件事，日本自衛隊不應該再去另一個國家，她們認為同樣的悲劇會重演，而且更強化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強化的道路。

另外，她們認為要創造和平就是要打破國家的思想，不要以國的立場去思考和平的問題，新知也參加了 GPPAC (Globe Partnership for the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所謂的以市民社會力量來防止武裝衝突。她們這個團體也加入這個 GPPAC，她們的想法是既然已

經走到人類安全，就應該要跨越國界、打破疆界，和大家一起手牽手，想像如何運用人民的力量。她們也認為談和平時，往往就會想到戰爭，但是台海問題不只是台灣和大陸的問題，日本人會覺得這是整個東北亞的問題，一旦台海不安全，也會影響到大家的安全，所以就有這樣的發想。這樣的發想就是以 NGO 合作，結合婦女、環保。她們認為婦女議題不單純只是我們要爭平權，婦女議題可以和很多議題連結，包括教育、兒童、環保，所以她們就成立這樣的組織。她們認為可以以 NGO 的力量來做非武裝非暴力的預防。她們有幾個理念，第一是非暴力的人道促進與支援，大家互通有無。第二是國家間的和平共存，她們認為要跨越國界，就是要想一個方法，從民間的角度來看，比方對北韓問題、對日本北方四島問題、對台海問題等，各國 NGO 是怎麼看的，然後便是要去促進國家間的和平共存。第三是她們認為要有多樣性人權認同的實現，人權認同是多樣性的，大家在不同認同中取得平衡，可以讓社會達到更穩定的狀態，再來就是經濟正義的實現。

陳瑤華：

我想先回應范雲和龔老師都提到的，關於和平是不是投降主義，是不是向對方屈服，還有和平和人權的關聯。我想先從一件事情開始說起，我在聯合國看了幾個影片很重要，有一個影片就是波士尼亞婦女在被塞爾維亞人強暴後，爲了要引發這個議題，每

天在固定的時間，一群人就穿戴整齊、手牽手在廣場上走路，她們就是要讓全世界看見，強調暴力就是一種犯罪，將種族暴力和女性血洗的意象連結在一起，把它和戰犯結合在一起。所以國際刑事法庭（ICC）正式把此納入國際戰爭犯罪，這等於是一個里程碑，以戰犯的方式去審判加害人。她們反抗的方式就是站在那裡，完全沒有說話，就是站出來呈現這件事情。還有一個影片很精采，是丹麥當初對抗納粹的時候，那個國王、政府已經被廢掉，她／他們就反抗，比方說要幫德國人製造船，一群人就是弄一個螺絲就弄一早上，用不合作、怠工來表現。國王就每天騎著馬走過廣場，大家都圍著他，一群人靜靜的宣示對納粹政府的不服從。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種反抗是透過宣示、一種沉默，或是對某項價值的崇尚所做的表達。後來納粹被打敗之後，很多人在數算猶太人死了多少人的時候，丹麥死了將近十幾個人，都是年老去世的。丹麥的猶太人幾乎在戰爭過程中是死亡最少的，丹麥也有把一部份人送到瑞典去。荷蘭的部分有十四萬人，其中有十一萬是猶太人。你就看到這個數字反映出當這個社會有這樣的意識是非常令人感動，她／他們不在乎隔壁是猶太人，即使廣告非常激烈，他／她們基於對公民基本權益的尊重，還是保護猶太人。所以談到人權的重要性，我想各國政府最喜歡操弄民族的情緒，這是最容易做的一種方式，比一個個去說服容易得多。所以顯然面對很容易被國家權勢操控玩弄的狀況，你可以想像和平到底能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我剛提

的丹麥人的例子，就是建立在不能違背基本人權，空間、生存、基本遷徙等等所有東西都不能被違背。這讓我想起伍爾芙的三枚金幣，她說過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她說：基本上你要我捐給你金幣去反戰，我願意捐，但是我不願意加入妳的團體，因為你們教給人的是偏頗的價值，是好戰，你們把女性教成也在做武器，只是把她治好再去上戰場。所以她不願意加入那樣的團體，但是她支持那樣的理念，就告訴對方說因為我和你們這種把對方趕盡殺絕的理念不同，我要的是在一個社會中男性和女性可以尊重彼此，即使意見不同，不應該只是一種幫派。現在國家很像一種幫派，結合一堆喜歡的人把對方鬥死、鬥臭，就覺得勝利，從來沒有想到維護對方的權利，讓對方生存。之前是康德逝世兩百週年，但是兩百多年前，他就開始幻想一個永久的和平，開始對歐洲做一些規劃。今年德國外交部長就跑去康德故居，說今日的歐盟是在兩百多年前康德就看到的未來架構，這個架構是對於基本價值、基本人權，或者像剛提到的世界主義。世界上的人都應該要得到基本尊嚴，基本的權利，基本的生命，這個世界應該建立在這樣的基本價值上。每個國家會有不同文化，但是和平要建立在這樣的基石上。我想剛才我沒有想要把人權講得很多，但這就是提出人權為何對和平如此重要，也就是為什麼和平不是一個投降主義。

葉德蘭：

為什麼女性要參與和平組織，其實 Jane

Addams 當初也沒有要做，只是她在做社會福利政策的時候，看到許多移民中間的女性是在社會中的最底層，她們沒有機會上學，完全就是在社會底層養小孩。像她這種身體有殘疾但是大學畢業的知識女性也一樣沒有出路。為什麼？因為沒有人會娶她，很多跟她同樣情況的婦女沒有辦法了，就是回家，回家等死。這些女性和移民的女性命運是一樣的，所以她才會去創造一個社會、經濟、教育聯合的社群，把在社會裡好像兩個極端的婦女結合起來。她從此慢慢意識到女性幫助女性的方便性和價值感，是從社會福利角度切入。和平運動對她來說也是如此。她在美國與西班牙爭奪菲律賓戰爭中就提出呼籲，不必把國家資源浪費在軍備上而忽略了社會福利照顧。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了荷蘭，當時和很多歐洲女性一起遊說歐洲領袖不要打仗，領袖不聽，她們很生氣，組成團體準備長期努力。在海牙先成立組織的她，因為在那邊成立這樣的組織而被大家罵說是賣國賊。這也回應到范雲的問題。雖然今天在這個情況下，你是不藍不綠，但是你反對軍購、反對戰爭、反對保護自己的體制時，妳就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過街老鼠（笑）。可是 Jane Addams 在戰前的時候是全美知名度僅次於愛迪生的人。她是有非常崇高地位的，杜威都覺得跟她站在一起很光榮，因為她在做社會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受尊敬的人只要站出來說反對戰爭，反對美國參戰，馬上就被打成黑五類。所以她在戰中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在美國都翻不了身。她想既然反對戰爭你們整我，那就從

社會經濟的制度進去，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國際女性自由和平聯盟重視戰爭經濟的問題。很多大公司都是跟戰爭的生產獲利有關，這些利益團體互相連結，就造成了到處推銷賣軍火的問題。而且這些公司都不是只有製造軍火，像我們喜歡喝的濃縮咖啡機製造商，很多都是原來歐洲的鋼砲工廠轉型。所以這個組織非常著重在遊說它們不要製造軍火，做民生用品就好，而且去監督這些人所支持的人。所以婦女參政是很重要的，我們一定要支持贊成和平、反對戰爭的候選人才行，不然只是要想進入現行體制分一杯羹或握有權力的快感，是沒有辦法做和平運動的。因為國際婦女自由聯盟和聯合國好幾個高階理事會有諮詢的地位，所以可以參加很多會議。它的分會原則上是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會，我是在想說，我們在台灣要不要趕快去成立一個分會？不管對面說我們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我們國家至少有一個會，不然將來要透過別的國家進去。只要 10 個成員，入會費是 35 元美金，大家可以告訴我電子郵件地址，我再寄給大家，我們就可以先趕快註冊。因為她們很願意協助有戰爭地區威脅的婦女—就是我們—願意協助在國際上反對戰爭，同時也是預防戰爭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部份是，龔老師提到我的結論和簡報不太相合。其實我當初是想要先做人，沒想到大家都把我當作女人，就是比如妳唸完書後去工作，大家就一直問你怎麼還不結婚。我只想做一個人，做一個純粹的人的時候，可是外在很多我最親近的人卻不

容許你純粹只做人。所以我說如果我真的想要先做人的話，這些應該享有的人權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如果從一個女人的態度來看，我們現在很多對女人人權的防護是不夠的。所以回到人權和平的問題，好像在目前的發展上是越來越相互包容。你看和平和人權的定義是有很多相互包容的地方，CEDAW 及很多公約對婦女人權的保護，就是拓展和平環境前必須具備的條件。事實上很多女性開會的方式、取得共識的方式、自由談話的方式，比較容易尋求連結。這些不只是女性團體的特色，所有弱勢團體都是用這種方式做連結，也就是說我們先做女人的時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們可以加入很多可能性，就像 Jane Addams 尋找戰爭替代方案時，這個在以前是很新的觀念，從來沒有人想過這些事情。又比如黑女女性的示威方式又非常有創見，也是從女性開始，就是這種邊緣觀點或位置，會有很多創造力去發展國際或在地和平運動。回應剛剛昭媛講的，上次在聯合國參加一個法國母親的團體，討論母親如何促進和平，有人問了一個很令人感動的問題：「我沒有孩子，可是我收養好多孤兒，因為她／他的國家很多父母親或遷徙難民死亡而沒有爸爸媽媽。我雖然沒有孩子，可是我就是她們的媽媽，那我可不可以參加妳們的團體？」這樣就把「母親」的定義延展出來。我想昭媛的提醒很好，由女性「母職」角色出發，也是重要的連結方式。剛才淑怡講實際運作的方法，我覺得日本真的是很有組織性，組織做得比我們嚴謹的多，而且市民社會動員能力很強。我會覺得如果我

們要考慮國際連結，第一個考慮的是要跟有經驗的團體連結，我們是分會沒有關係，因為一定有很多資源。這個國際女性自由和平聯盟之有錢、影響力之大，這個資源如果她們願意用姊妹情誼幫助其他國家，我覺得是一個考慮的方式。

黃長玲：

龔教授對於我前面補充的東西有些疑問，我也說明一下。關於前面介紹到晚近國際政治上的一些實證研究顯示，相信性別平權的人比較相信和平，而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是什麼？—我覺得關聯性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傳統暴力的來源通常和一個宰制的慾望是有關的。我今天會對你施予暴力，就是我下意識的認為你是被我宰制的，我是宰制你的。這個東西在過去很多美國白人對黑人的研究，就是說你根本不應該跟我是平等的，所以我當然可以對你為所欲為，這表現在種族的暴力上，也表現在性別的暴力上。所以你說為什麼相信平等價值的人比較相信和平，因為相信平等價值的人比較沒有宰制別人的慾望，比較不容易產生對別人的暴力行為。因為很多研究都顯示暴力的行為，不論在個人或集體行為上，都和宰制的慾望有關。在國際政治或心理機制上都有一些相關研究，它的觀點建立在此。而聯合國 1325 號決議說女性應參與和平過程，這個過程很重要，也扣連到剛才范雲、秀雯所提到，今天談和平作為一個崇高的價值，有時候聽起來很虛無飄渺，因為現實上就是有很多爭鬥。1325 號決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把和平看作一個過程，就是 peace 這件事不是

單一的時間點。比方現在止戰，我們就和平。和平這件事是一個和平過程。女性要涉入和平議程，其中議程的意思就是了解到和平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具體的機制和具體的步驟，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第二個是女性參與的意義，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的發展，我們會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有相當具體的意義，如果和平是一個過程的話，在這個過程裡沒有女性觀點，會使得這個過程是非常不完整的。包括女性在戰爭中受創的經驗，它是和男性的經驗很不同的，從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東西也常常和男性不同。所以現在經驗研究中，國際上很多婦女團體提出一個指標，那個指標就是只有到女性覺得和平來臨了，和平才真的來臨了。比如今天你說戰爭結束了，可是女性走到街上覺得生命有危險—有被強暴的危險。因為戰爭的發生，社會秩序的紊亂，通常女性的人身安全是首當其衝的問題。敢不敢上街，敢不敢上學，敢不敢去工作，所以很多人談到光男性說和平，男性通常是高政治性的協商者，簽個停戰協定就認為和平已經來臨，但事實上只有女性感受到的和平才是和平。所以 1325 號裡面平等參與的意義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這個關鍵是和平要具體表現在人民的生活裡，這時女性的經驗和觀點會使得這個和平的過程是比較完整的。

第二部分我想回應范雲提到和平的價值容易和投降主義連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今天和平運動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困境。剛我有提到國際政治上對這件事是有反省的，和平理論

的建構在國際政治的領域上還是有限的，比方像衝突解決的機制都有一些新的研究，但是在國際政治這個領域裡面是得到一些反省。從理論或運動來說，裡面有兩個部分可以參考。第一就是當代大家已經了解說不是戰爭結束就是和平，和平是一個過程。對於和平的締造，它具體的機制、具體的步驟應該是什麼，現在開始有很多研究，這個部分是充實和平論述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比較能夠避免談和平就是談投降，因為不是標舉和平作為一個偉大的理想而已，現在是具體跟你談有什麼作為可以締造和平。第二就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規範都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就是大國比較有權力、小國只能聽話。但是事實上國際政治的規範也有改變，你放在長一點的時間來看，國際政治的規範是有改變的，改變的地方是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其實也不過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國際政治的規範是殖民主義。19 世紀中葉以來，國際政治的規範就是殖民主義，誰有權力、軍事武力，誰就可以去佔領其他人的土地，掠奪別人的資源。可是你知道今天沒有一個任何國家敢擺出一個姿態說我就是要殖民你。即使美國這個某個程度上是惡霸的國家，它攻打伊拉克也不敢說我就是要佔領你，要開採你的油田，它一定要找一些名目，表示我跟你平等的，我要給你和平重建，給你創造民主。所以國際政治的規範放在長一點的時間裡面，你可以看到這個規範是改變的，所以在這裡面去促進和平的價值是有意義的。因為長遠來講，國際政治的規範一旦改變，它所產生的力量是非常大。▲

性別教育Let's Go

一《社會與親職性別平等教育讀書會領導人實用手冊》簡介



編輯室報告：

近幾年來，新知在致力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之餘，也開始將觸角伸展至家庭與社會教育的場域。希望在學校教育之外，也能夠從家庭與社會教育著手，多管齊下，協力打造性別平等的文化環境。

2003年，我們參與規劃教育部主辦的「社會與親職性別平等教育讀書會領導人培訓營隊」，研習結束之後，教育部決定將研習活動所累積的成果整理成冊，以發揮更多效力，因此委託新知進行手冊編製工作。2004年9月，這本集合眾多性別教育工作者之智慧與經驗的手冊，終於編製完成，並取「眾人協力推展性別教育」之意，命名為《性別教育 Let's go—社會與親職性別平等教育讀書會領導人實用手冊》。

這本手冊分為觀念、實務、方案、資源四大篇。觀念篇分別從婦女與法律、男性成長、青少年／兒童性別教育三塊說明相關理念。實務篇整理自兩場焦點座談的內容，與談者都是在以讀書會推動性別教育方面具有深厚經驗的人士，她／他們所分享的諸多經驗與建議，相信可做為推動相關活動時的寶貴參考。方案篇則蒐集呈現九個不同性別教育讀書會的實際範例，其中涵括之不同主題、對象、活動方式，可提供策辦活動時直接實用的參考依據。資源篇介紹相關之書籍、影片資料，作為教材參考。

感謝所有參與編務工作者的群策群力，期待這一本實用導向的手冊，能夠提供給家庭／社會教育工作者參考，協助他們透過各種讀書會或是成長團體等社團組織，推動各地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

本期通訊特別以專題方式介紹這本手冊，並刊載實務篇部分之精彩內容以饗讀者。手冊全文內容也可至教育部社教司的網站瀏覽與下載：http://www.edu.tw/EDU_WEB/Web/SOCIETY/index.htm

對話、覺醒與實踐一

「性別議題讀書會」規劃與帶領實務

紀錄撰文／林以加

讀書會組織在近幾年的台灣社會中蓬勃發展，讀書會的議題與樣態也越趨多元。雖有研究指出，相較於早期台灣戒嚴時期，以批判時政、改革社會為主的讀書會組織在當今社會已漸式微，在歷史脈絡與社會觀念交織下，現今讀書會組織以自我成長取向為多，少了些許批判思考的積極意義（張瀨文，2000）。但不能否認地，也有不少讀書會組織是從參與者的自我成長開始，再逐步跨越到意識覺醒與社會參與的層次，譬如「袋鼠媽媽讀書會」後來改組為「書香協會」，為推動書香社會而努力，正是一個例子。

且不論讀書會以自我成長或社會批判/改革為取向的交織脈絡與背景因素。正是因為讀書會的組織運作可能提供給參與者一個經驗交流與自我成長的空間，也可能藉此促成參與者的意識覺醒，將讀書會發展成為具有公共參與和社會改革性質的團體－性別教育的實踐正需要這兩個面向的結合－因此，透過讀書會組織來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將是可期之道。

「性別議題讀書會規劃與帶領實務」座談會

【第一場】

時間：2004年5月7日（星期五）14:00-17:00

主持人：蘇芊玲、黃馨慧（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常務董事）

與談人：陳來紅（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 袋鼠媽媽讀書會）、陳逸玲（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性別恰恰讀書會）、蔡慧兒（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監事/ 婦女新知基金會志工讀書會）、鄭如晴（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執行長/ 故事媽媽培訓活動）、洪文龍（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 男男自語讀書會）、張慧敏（教育部社教司）

【第二場】

時間：2004年5月22日（星期六）14:00-17:00

主持人：蘇芊玲、黃馨慧（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常務董事）

與談人：胡敏華（國立羅東高中輔導教師/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呂木蘭（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常務理事/ 曾任台中海線社大講師）、林綠紅（文山社大講師/ 曾任女書店經理）、蔡淑嫻（台北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常務理事）、劉淑雯（台北市文化國小教師 /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常務理事）

壹、讀書會組織簡介

一、百花齊放的媽媽讀書會—從「袋鼠媽媽」開始

民國 74 年「袋鼠媽媽讀書會」成立之後，南部高雄地區也成立了「揚帆主婦社」，推廣媽媽讀書會，幾年之間，媽媽讀書會在全台灣各地蔓延，成為最有活力的讀書人口。許多媽媽讀書會的成員原本只是單純地希望藉由讀書聚會，吸取別人的經驗，以便更稱職地扮演妻母角色。一段時間下來，她們卻開始交換自身的女性經驗，激發起女性意識，一步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閱讀探索，女性主體開始隱然浮現（蘇芊玲，2001）。對此，「袋鼠媽媽」的發起人陳來紅老師有深刻的觀察，她說：「我自己在帶領讀書會的經驗裡，媽媽們很少缺席。不過她們會遭遇一個困境，就是在參加讀書會之後，對性別問題開始敏感起來，回家以後就會去反應，譬如說：為什麼錢都是先生管？為什麼是先生出去賺錢，而我都被關在家裡？可是在早期社會中，男人常常是經不起這樣被挑戰的，所以我在民國 75 年主持讀書會的時候，還會發生媽媽被禁足，不能來參加讀書會的情況。但是，我發現台灣社會真的很可愛，這樣的情況在社會成長風氣之下得到改變。到 82 年我在土城組織讀書會時，開始有先生會來跟我說：『我太太去參加讀書會很好，她回來以後會跟我講很多事，我現在比以前多了很多知識，也比較會教育小孩。』那位先生還說：『我自己是因為做生意沒有時間出去讀書啦！所以我都讓我太太出去讀書，我都載她去

喔！』」這樣的回饋，讓來紅充滿活力地說：「這不正是我們社會改變的力量！」

媽媽讀書會往往也有驚人的持續力，陳來紅進一步表示：「我很高興的是，民國 81 年我開始在台北縣比較有計畫性的規劃，到了第四年，已經 20 個鄉鎮都有讀書會了。上個禮拜我在烏來泡湯的時候，因為大家衣服脫掉，往往認不得彼此，但是有一群媽媽看起來很眼熟，我在腦袋裏面搜尋，發現是我有帶過新店讀書會的媽媽們，她們也認出我來，很高興的和我分享，她們那個讀書會還繼續在運作。所以讀書會到後來會變成大家在心靈和精神上一起成長，在生活上變得有互觸網絡，像是互相支援的團體。」

二、婦女團體的培力與組織

除了媽媽讀書會，也有不少婦女團體會以讀書會或是成長團體的方式，來進行婦女培力或是社運人



力組織的工作。台北市女權會秘書長陳逸玲與大家分享她們的經驗：「女權會辦過不少的讀書會，從早期『性工作』議題在社會中引起廣泛討論時，我們針對此舉辦的『性論述讀書會』。到後來女權會承辦大直婦女中心的時期，辦理一些以婦女自我成長為目標的讀書會等等。近來女權會致力於女性健康議題，在 2002 年的時候，有一個「胖胖閒聊讀書會」，主要就是討論瘦身議題，也閱讀一些

相關的文本。而我自己規劃參與的是 2003 年的「性別恰恰讀書會」。因為女權會有培養一些性別教育的種子教師，種子教師的成員大多是大專學生或是剛自學校畢業的人，為了增強他們對性別教育的認識，所以成立了這個讀書會，另外也在讀書會中，加入一些女權會所關注的議題。這樣的活動比較像是一個內部訓練，不過因種子教師的時間不易配合，所以我們也對外開放招生，讓資源充分運用。」正如另一位與談人林綠紅所言，婦女團體內部的讀書會經常是有計畫地要去深化特定議題的推動工作，因為有特定主題、屬性清楚，比較會採取「封閉性」的讀書會。大部分的讀書會組織也會採取這種方式，一方面也可以求取成員的充分互動、默契與信任感，並且凝聚成員共識。不過也有一種「開放式」的讀書會，即在一開始發佈訊息時，就把長程的活動進度羅列出來，成員可以自由進出，自由報名參加，這種「開放式」讀書會就會承載比較多資源轉介的功能。

婦女新知基金會志工蔡慧兒，也與大家分享她在新知組織志工讀書會的經驗：「2000 年的時候，我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志工委員會的進修委員，受邀到 TNT 電台『女人放送』的節目開一個單元叫『女人愛讀書』，在每個月介紹一本書聽眾分享，後來新知志工和工作室同仁就提議來舉辦一個讀書會，希望志工姊妹們參與組織服務的同時，也可以得到成長的機會，同時透過共同的閱讀與討論，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所以我們就在這樣的期待下，成立了新知的志工讀書會。我

們的成員是以新知志工為主，大部份成員都是結了婚的媽媽，所以時間一定是安排在白天，而且要等先生去上班，小孩去上學以後才可以，那如果小孩在家，同仁也會將小孩一起帶來……」慧兒分享了以讀書會來創造組織內部志工進修空間的經驗，同時也道出在傳統社會觀念下，婦女朋友承擔大部分家庭照顧工作的現況。我們希望突破這樣的局限，希望男人一起加入育兒的行列，希望政府提供良好的社會政策，不再將托育視為個別家庭的事。但在尚未能突破的現實情況中，姊妹們的相互支持與體貼，成為婦女讀書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三、起步中的男性運動－「男男自語」成長團體

相較於百花齊放的婦女讀書會，以讀書會組織來探索性別經驗的男性團體顯得十分缺乏。正如陳來紅老師所分享的例子：媽媽讀書會成員的先生會表示：「我自己是因為做生意沒有時間出去讀書啦！所以我都讓我太太出去讀書…」在刻板分工的社會現狀中，許多婦女朋友因為家務工作而失去在學業或事業上自我實現的機會，因而使讀書會和成長團體成為她們可以致力追求的學習空間，或是拓展人際關係的公共空間。雖然像讀書會這樣非正規的學習場域未必被主流社會所肯認，形成另一個值得省思的問題，也環環相扣地將弱勢者的處境更加邊緣化。但不容否認地，這些空間經常能夠提供婦女成長機會，喚起婦女主體意識；相對地，許多男人

也在刻板分工之下，傾全力投身於職場事業的公共領域，經常失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更失去自我對話與成長的機會。加上在父權價值觀下，男性往往站在掌握資源的強勢位置，也因此難以對性別權力關係有所反省。

台灣的男性運動正在起步，男性的性別意識需要被啓蒙，男性團體也須要和女性主義有所對話。在這樣的體認之下，洪文龍與畢恆達教授在 2002 年 9 月，邀集一群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男性朋友，組成了「男男自語」成長團體。「剛開始我跟台大城鄉所的畢老師討論：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男性團體，可以讓男性朋友聚在一起談性別議題，於是我們開始尋找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男性來參與。剛開始我們是用 e-mail 聚會，後來希望可以有一個面對面，定期聚會的形式，因此就形成了現在這個團體。目前成員有八個人，是成長團體很適合的人數。基本上，我們的成員至少都已經有修過性別相關課程，會有自己的想法去選擇一些性別議題的書籍來閱讀，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們的重點是要利用這個聚會時間，將課堂上所學的、生活週遭所經驗到的事情，做一些互動和交流。因此我們比較接近成長團體的性質。」「男男自語」的發起人和參與者洪文龍，在座談會中侃侃而談他們的經驗。透過成員的分享和回饋，也驗證了在性別運動上，的確十分需要打造更多男性性別經驗分享的空間：「團體剛開始時，我們以性別意識成長過程為主題，每個人都輪流分享自己個人的性別經驗，後來我們發現在某些點上，例如：在學校上體育課、當兵、性經驗，或是看 A 片這樣的議題，某

種程度都會產生共鳴。所以我們開始把性別意識當作主軸，每個人的分享會帶出許多不同的性別議題，我們再插入不同的討論主題……可貴的是，當我們在 e-mail 上詢問大家對於這個團體的看法時，大部分的成員都會覺得，之前真的比較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讓男生跟男生之間有這樣的機會、空間和時間，一起來探討性別的議題，而且有時候真的可以是很私密的經驗分享，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機會其實是很好的。」

四、校園裡的性別園地

在校園場域中，當然也可以透過讀書會方式來推展性別教育的實踐。事實上，台灣自 1997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起，學校性別教育工作已經啟動多年，除了早期透過週會演講、舉辦相關議題之競賽活動，近來也有越來越多致力於性別教育的老師，開始透過融入式教學或是讀書會、成長團體等方式，逐步培養校園師生的性別意識。學校場域的經驗，或可提供給社教工作者一些啓示。

早在十年前就開始嘗試在校園內組織教師讀書會的劉淑雯老師，與大家分享她一路走來的經驗：「在我自己對性別議題有一些接觸之後，就開始把性別當作主題來帶教師讀書會。不過說老實話，這段開啟的歷程真的蠻漫長的。第一年帶的時候，老師們來參加讀書會還會帶著作業簿來改，他們很怕參加這樣的讀書會會浪費時間，那我們到底要如何讓成員感到興趣呢？這其實需要不少時

間，我嘗試讓大家從自身經驗談起。第一個學期，老師們比較常常拋出一些抱怨、或是对不公平事物的感受，當然也有人是在聽了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經驗後，才開始可以看到身旁的例子，開始自然而然會去思考，原來自己在教學的時候也帶著一些刻板的觀念。累積了許多經驗的分享，才真正開始所謂的讀書會……教師讀書會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發展是，大家會把讀書會的討論帶進教室，運用到教學之中。教師讀書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還蠻大的，可以立即在班上與學生做討論，不管是讀書討論，或是直接切入一些教學活動。」

的確，從教師性別意識著手，在透過教師將性別議題的探討帶進各種教學活動中，是很能擴展性別教育推動工作的方式。「我覺得班級讀書會的經營對老師來講並不難，因為老師和學生之間不用再重新建立關係。不過比較困難的是課堂上有時候會有課程進度的焦慮，而且在班級中30個人一起討論，人數有點太多了。所以我蠻建議利用午休時間以小團體的方式來進行學生讀書會，彈性比較大……不過現在小朋友來參加性別議題讀書會，常常都會抱著是要討論『怎麼談戀愛』的期待，尤其小學高年級來參加的比例會很多。很多小朋友的觀念還是相當刻板，所以老師就需要有一些主題課程的設計。像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會安排性別議題相關的多元主題，進行的方式和帶領教師讀書會相似，前幾堂先讓大家一起聊聊，讓成員把好奇心都拋出來了，接下來可能就要看團體和成員

的狀況，在慢慢加入文本閱讀的部分。」劉淑雯老師分享了自己帶領教師與學生性別讀書會的經驗，也探討了在師生性別意識覺醒的過程，以參與者為中心的經驗分享是十分重要的。

同樣致力於透過成長團體與學生探索各種生命經驗與社會議題的胡敏華老師，也與大家分享她在羅東高中的經驗：「我十幾年來一直在做學生的成長團體，這五、六年來，也開始用讀書會的型態進行。讀書會團體都是讓學生自由報名，大概都以一個學期為單位，一共12次，利用午休時間來進行，這樣大家也可以利用一起吃飯的時間，先進行一些暖身的討論活動……成長團體則是給各班輔導股長參加，希望提供他們一些助人的知能訓練。舉例來說，譬如以愛情為主題的成長團體『談愛說性』，我就會設計深入討論加上實作的部分，譬如要學生去訪問爸爸媽媽戀愛的故事，討論從爸媽的故事之中你看到一些什麼。成長團體與讀書會設計的是不太一樣的東西，我覺得是很有趣的部分。」

除了與學生一同探索生命經驗，敏華老師也觀察到城鄉資源的差距，因而賦予自己另外一個重要的使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城鄉的差距，我們那邊的孩子對外探尋資源的能力還比較缺乏。所以我就定位自己的角色是要介紹很多的資源與主題給他們，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在學校帶領的讀書會還沒有辦法很深入在一個主題上，但沒有關係，我寧可先很廣泛地給參與者一些議題與資源介

紹……另外，我們學校的藏書非常多，所以我有一個計畫是將我們的輔導室圖書建立成為社區的一個資源。資源應該互通有無，才會有效果！」敏華老師的使命，讓我們看見一個性別教育工作者的細心、熱情與理想！

五、學校與社區結合

對學校而言，性別平等教育實施的對象，除了教師與學生之外，家長的觀念也十分重要。在學校與社運團體都有豐富的讀書會帶領經驗的林綠紅老師，與我們分享了她在台北市松山工農所帶領的教師與家長讀書會經驗：「跟松山工農合作的家長與老師讀書會很有趣，是我帶過的讀書會中，男性最多的，也有夫妻檔參與。因為考量成員之間的差異性，我們原則上以一百多頁、比較容易閱讀的書籍為主，而且在主題設計上比較偏重在個人經驗與文本之間交互的過程……這個讀書會的回饋情況很不錯，舉其中一個我覺得有趣的例子，我們有一次討論墮胎議題，讀的書籍是《藍色的湖水，今天是綠的》。一位老師在讀書會的隔週回來與大家分享，他說以前從來沒有把性別議題帶到課堂中，這是他第一次嘗試，結果讓一個上課一向都很吵的班級，第一次很安靜地聽講，學生們都希望可以一直討論下去……我想這對老師來說，也是很大的回饋，之後他就會試著再把這些主題放進課堂中……」

那麼，學校要如何號召家長與老師共同來參與呢？綠紅接著回應了大家的疑問：「這個讀書會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松山工

農輔導室的行政工作做得非常好，一開始是因為輔導主任的號召，她先去找家長會長談，家長會長就會再號召家長會的其他成員來參與。老師團隊的部分，主任自己也是每一堂課都參與，還會派人作紀錄，會前的準備與會後回饋表的整理都做得非常好。後來我也鼓勵成員再去發展自己的讀書會。所以學校在推動的讀書會，如果家長和老師一起組成的話，兩邊都有號召與推動的人，會是比较好的狀況。」這樣的經驗放在其他機構中的脈絡來看，亦即讀書會組織的行政工作也是不容忽視的部分，可以輔助讀書會的長遠發展與成員向心力。

六、比上學更好玩－社區裡的性別讀書會

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性別教育，除了學校之外，有沒有可能在社區打造一個屬於孩子的讀書會空間呢？多年來一直在社區中帶領讀書會的蔡淑嫻老師，與我們分享了一個讓孩子覺得「比學校更好玩」的地方：「在我們蘆洲那裡有一間書店叫做『阿福的店』，老闆為了希望可以讓多一些人開始養成閱讀的習慣，所以書店的經營非常人性化，不但可以去那裡查資料，甚至還可以把書借回家看，老闆甚至自己在外面上班，來維繫書店的經營……因為共同的一些

理想，我開始去那裡帶領大人和小孩的讀書會。我在那裡帶的都是社區的孩子，從五、六



年級到國二學生都有，大概是 12 人左右的團體，已經進行了兩三年。孩子們都還蠻喜歡來參加的，來這裡他們可以很自在，不像學校裡的學習比較有壓力……我對兒童與青少年讀書會的建議是，先拋開他們來這裡學到了什麼，但至少我提供了一場域，可以讓他們來這裡學到一個不同於原來生活的型態，有一個不一樣的討論空間。」淑嫻老師以一種「和孩子做朋友的」態度，接近孩子的內心世界，引導孩子彼此分享與對話。不過大家仍不免好奇，面對

青春期的過渡階段，加上又有升學壓力的狀況下，淑嫻老師是如何號召青少年，或是如何



吸引家長來幫孩子報名

參加的呢？「我自己本身也參與故事媽媽以及讀書會帶領人的培訓工作，所以有一些是我們讀書會成員的小孩。其實這可以說是互相結合，會帶小朋友來參加讀書會的家長，他們自己本身也常是有參加一些成長團體或是讀書會活動的。」透過成人教育與親職教育所獲得的成果，往往也可以延伸到孩子身上。淑嫻老師認為以讀書會的方式來和青少年朋友進行各種教育議題的探討很自在，未來，她也期許自己可以帶入更多性別議題的討論。

談到社區工作與成人教育，近幾年開始在全台各地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的社區大學，

不但是促成全民終身學習的重要管道，也是許多社運工作者致力打造知識解放、公民參與社會改革的空間。曾經在台中海線社區大學教授性別課程的呂木蘭老師，與大家分享從社區大學延伸而出的讀書會組織經驗：「去年二月我們成立了一個「海風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的籌組是延續我在海線社區大學的『女人來唱歌』課程，當初開課的緣起其實是想以唱歌作為一個媒介，讓大家有機會把心中的歌曲唱出來，讓這些成年人開始去探尋心中曾經擁有的理想。課堂中，我們也藉由學員的分享，一起討論了很多社會議題，成員的參與度很高。課程結束後，當時的成員也覺得結束這樣的聚會很可惜，大家希望能夠延續交流討論的機會，因此成立了這個讀書會。剛開始我們借用沙鹿圖書館的場地舉行，延續社大上課的模式，每週聚會討論一次。不過後來因為有些成員已經可以獨立單飛，有些成員要去唸研究所，有些成員忙於學校媽媽愛心會的事情，原來的那一批人也就因此解散了」木蘭的分享，道出一個讀書會的成長與興衰，往往也會有一些週期現象。「有些成員離開之後，自己另外再組了讀書會，而且我知道有幾個成員後來回到她們自己的團體或組織當中，也會把性別的議題帶進去……」即便一個讀書會因為成員的生涯發展或其他種種因素而面臨解散，但只要讀書會的過程喚起了成員們的性別意識，其實每一個成員都有可能成為種子工作者，把性別教育的理念推展到各地。

貳、讀書會實務探討

一、素材選擇－讀書會，不一定要讀「書」？！

書籍或素材的選擇，對於讀書會帶領實務來說，常常是第一個面對的課題。正如陳來紅老師所言「讀書會不一定要指定閱讀一本書，有時候是一個議題的討論，一個素材或是文本……」，大部分的讀書會帶領人都贊成，讀書會的素材其實不一定要侷限於書本。來紅進一步分享她的經驗：「我在澎湖的一個漁村主持讀書會，是根本沒有用書的。參與的媽媽們是那種白天很神勇，潛到水裡去採海帶的。馬公的老師們很認真地去帶媽媽的讀書會，她們就是用議題討論的方式，我那一次去她們是討論「體罰」這個主題。討論的過程非常有趣，很多媽媽一開始會說：『小孩不打怎麼行？沒有打，長大不學好啦！』後來我們就開始討論，這樣打小孩到底有沒有效果，媽媽們開始回溯自己的童年經驗，很多人發現被打其實並沒有什麼教育效果。那麼，我們要如何達到教育效果呢？教孩子如果不體罰，還有什麼選擇呢？有些媽媽就因此開始研究自己孩子的心理，去思考孩子為什麼會犯錯。如此，參與讀書會對她們自己來說就是有幫助的，有些媽媽就表示，參加那個讀書會後，回家就不打孩子了……」

那麼，素材與文本如此豐富多樣，要如何取材才能讓眾人取得共識，選到大家都喜歡的主題與文本呢？劉淑雯老師提出一種

「以參與者為中心」的做法：「一開始帶教師讀書會的時候，有一個老師說：『我們要選那種在美容院和馬桶上都可以看得那種書，就是要非常輕鬆地閱讀。』於是我把女書店一些重要的、我自己收藏的書，全都攤在地上，大家一起來選選看。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需求可能不同，如果不是他們挑，而是都由我決定的話，我怕久了成員就都沒有興趣來了……」

此外，林綠紅老師也拋出另一思考方向，她認為如何選到既「時髦」又跟性別議題有關的書，是值得我們去發展的。「書單介紹要避免流於『老掉牙』的情況。譬如說，前陣子一直被放在書店熱門排行榜的《蘇西的故事》，故事內容談及性暴力議題，應該就要很快地被發現它可以作為性別讀書會的選擇。也就是說，讀書會的過程還是可以跟著時代的脈動，不斷地調整書單。」綠紅更進一步提醒：「讀書會其實是有階級的東西，主要在於文字閱讀與使用習慣的部分，所以每次一定都要因應讀書會的主題與對象去調整這些選材的內容。」

二、活動規劃－讀書會，有別於「上課」！

除了「以參與者為中心」來選擇素材，大部分的與談人也都表示，在活動進行上同樣必須掌握這樣的原則。很多讀書會帶領人會選擇以參與者輪流導讀的方式來進行，並且為了兼顧每一個成員的參與程度與分享機會，人數上以八到十二人為最佳狀況。此外，邀請書籍或文章的作者親臨現場與成員分

享，也是一種吸引人的方式：「我們為了吸引成員參加，有時候也會設法安排作者來導讀，譬如我們請過李元貞、丘引來分享自己寫作的書籍，這樣也可以讓成員和作者直接對話，了解作者本身創作的精神……」蔡慧兒分享了婦女新知志工讀書會的帶領方法。

依讀書會性質的差異，也有一些讀書會組織會要求成員有一些文字上的生產或回饋，無論是提供討論題綱，便於大家在討論上能夠聚焦；或是期許成員能夠嘗試書寫自身經驗或閱讀心得，來促成分享與教育目標。「在每一次聚會前，我們會希望每個人都能夠生產一些文字，比如說，下一次要探討體育課的經歷，是跟性別與身體有關的話題，我們就會在沒有字數限制之下，請大家寫下一些關於這個主題的文字。」洪文龍分享「男男自語」團體的運作方式，我們都相信，即便是個人經驗的敘事，都可能累積成爲性別教育或研究的素材。

胡敏華老師甚至會透過一些活動設計，讓學員能夠深度自我對話，也讓帶領者能夠掌握成員的回饋：「通常活動進行的第一次，我會希望他們寫一封信給十二堂課後的自己——寫下他們期待自己參加十二堂課以後，能得到什麼東西，能有什麼收穫。等到課程結束後，在設計一個有趣的活動來讓大家拆開自己的信，也和彼此分享。我會一直透過活動設計去鼓勵學員積極參與。每一次的團體或讀書會，也都會設計回饋表，可以看到一些學生用心地分享與回饋。教材的部分，比

較是我在負責；但分享的部分，一定要讓參與者自發去分享。」

除了導讀方式與活動設計之外，場地空間的安排與氣氛的經營，也可以說是讀書會帶領技巧的一部分。劉淑雯老師分享了在國小的班級讀書會裡，十分吸引小朋友的方式：

「我覺得位置設計很重要，排排座和分六組的效果都不太好，我的經驗裡，變形式的馬蹄形座位設計效果最好。還有一種方式，我們會把空間佈置與活動方式經營成茶會的形式，情境營造很重要，讓學生覺得有別於平常上課。讀書會剛開始可能還不太能形成討論氣氛，可以請每個小朋友都發表一些跟書本有關的感覺，即使一兩句話也沒有關係，就是讓他們願意說話。進行一段時間後，再漸漸改爲自由發言……如果可以，我們也請小朋友回去唸給家人聽，跟家裡任何一個成員做互動，把互動的結果再帶到下一次的班級讀書會。」雖是學校班級中的讀書會，但情境營造的經驗，也十分值得社教工作者參考。

三、帶領方式與團體動力－讀書會該不該有 leader ？

讀書會該不該有一個固定的帶領人 (leader)，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前述，有不少讀書會都是採取參與者輪流導讀的方式，那麼，帶領人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陳逸玲秘書長從組織工作者的角度，分享自己在「性別恰恰讀書會」中扮演帶領人角色的經驗：「我們不希望這個團體從頭到尾

都由一個固定的人在帶領，希望大家能有多一點的參與感，所以會讓成員去選擇主題，不同的主題就由不同的人來擔任那一次的導讀人，也就是輪流帶領的方式。而我們作為團體的組織工作者，比較像是隱性的協同領導人(co-leader)，因為成員中有些接觸過性別議題，有些則完全沒有，大家對性別議題了解的程度不一，加上有時討論過程也會面臨冷場的氣氛，在這種狀況的時候，工作者就要適時拋出一些問題，引導學員討論的方向。」

因為性別議題與生命經驗經常相互扣連的關係，以性別議題為主題的讀書會，成員們在討論方向上，多半會將自己的生命經驗帶入其中，也因此更容易引起討論的共鳴。那麼，如何在這種近似於成長團體的運作模式中，建立彼此的共識和倫理，也是帶領者必須謹慎面對的問題。不少與談人都建議，可以訂定讀書會的團體守則，要求所有團員遵守。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關於成員在會中分享的內容，不應在讀書會外留傳。

承續上面的命題，逸玲也提及這種介於文本探討與成長團體模式之間的讀書會組織，帶領技巧上可能面臨的一些考驗。「我們的讀書會就面臨三個問題：第一、成員對於讀書會的期待不同。有些人會比較期待做論述性的討論，有些人則傾向做經驗性的分享，所以當經驗分享較多時，期待做論述性探討的人就會開始焦躁，這其實會影響到整個討論的動力。後來我們就公開討論這個問題，去釐清成員們不同的期待，試圖尋找一

個平衡的方式；第二、因為成員們對性別議題認識的程度不一，所以會變成有些成員經常發言，有些成員則因為了解較少，不太敢發言；第三：有些人的性別觀點可能和別人不同而有所衝突，或是缺少性別意識，但他表達的方式卻又帶有一點權威性的話，這個時候，做為組織工作者其實會比較緊張，必須去思索如何引導，如何運用婉轉的方式，把他的話轉個彎再帶回來……」的確，讀書會以「相互尊重」為最高原則，而性別教育以「尊重多元」為核心理念，兩者之間有著極其切合的精神。因此，在讀書會進行過程中，如何避免權威性的語言以及破解性別的迷思，不但是對帶領者的考驗，也是性別議題讀書會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叁、「性別議題 vs. 讀書會」深度討論

一、耙梳生命經驗、營造對話空間

承續讀書會實務工作的探討，大家對於讀書會、性別議題、生命經驗三者之間的交織，開展一場深刻的對話。「讀書會中，我們藉由文本

來討論生命經驗，文本的好處是能夠幫你抽離，那個距離是安全的，也就不會流於八卦。讀書會不管是論述性或是經驗性取向的討論都好，比較重要的是關於「討論」的實踐。台灣社會其實還缺乏討論的文化，我們沒有



從小學習討論的教育，也缺乏表達的機會，這是很大的困境。讀書會到底能不能做到真正的「討論」？」陳來紅老師拋出發人深省的提問，也進一步分享了一個關於「討論」的深刻經驗：「我意指的真正的「討論」，是交織思考的深遠面，裡面絕對會揉合經驗，因為知識與論述不可能脫離生活經驗而獨立存在。譬如有一次我們在讀書會中討論《天送埤之春》這本書，牽扯出很多族群議題，我們討論的非常激烈，有一邊幾乎是非常嚴厲的批判，她們並不了解那些本省的、草根的女性生命經驗，發難的是一個生活很優渥的外省女性……有一個成員非常譴責《天送埤之春》中，把女兒送給別人養的做法，這時候，另一個成員就跳起來表示生氣地說：『你都不了解過去的文化，女孩的命運就是這樣，這就是養女的命運……』後來我們才知道，發言的成員其實就是養女的身分，而養女的處境在那個時代中有著深層的無奈。那一次我們的討論，有拉到大家對於各自生命處境在社會、文化、家庭等環境中有所差異時，我們如何學習互相體諒，我們能不能同理，而不是去譴責。」

「不管從性別或是族群議題，我們都希望人民可以有一種公民素養，就是看見多元的能力。而在一個讀書會裡，不管是多少人的聚會，只要我們在這個團體中敢於呈現不同，多元的面貌就會浮現出來。但問題就在於，是什麼樣的團體會讓我們安心自在，敢於去呈現不同……來紅在描述的，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優渥的、不同的族群的人，她對一

個在地的、比較苦命的人不了解，可是她們敢在同一個空間中暢所欲言，卻不會覺得就要撕破臉，或是因此就不能再見面了。」同樣也有豐富的讀書會經驗，並且致力於婦運和性別教育的蘇芊玲老師，回應陳來紅老師想要與大家探討的課題，同時進一步分析如何透過讀書會營造一個友善而細緻的對話空間：「我這裡要說的，就是敢於不同的重要意義。或者這也是我們經營性別讀書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們怎麼樣利用性別讀書會去營造一個善意空間，讓每一個參與者敢於呈現自己的不同；就像我們也期許學校、期許社會，能有一個善意的空間以及尊重多元的文化。第二個是，即使敢於不同，也不只是各自表述而已，還要能去追問與澄清——我也敢去不斷追問，你也可以舉例來把自己闡述清楚——甚至有衝突時，我們也可以為了要澄清自己或是別人的想法，而敢於一來一往的對話，且不傷及感情。那樣的過程，看似衝突，可是事情過後卻是非常有收穫的。第一層收穫是『看見大家的不同』，第二層收穫則是我們更可以了解『不同』背後的内容，而且這並不涉及道德上的對錯。如果這種訓練或素養很扎實的話，包容異己的精神才可以在此產生。讀書會如果抓得到這樣的互動模式，其實跟性別教育的精神是相通的。」

兩位老師在一來一往的對話之中，澄清了關於「討論」的深度意涵，以及讀書會與性別教育相互呼應的精神。同時，她們也不忘省視台灣社會的文化特性與歷史脈絡。「我們的文化會讓我們養成害怕衝突的感覺，有

時候會為了求取討論場合的平和快樂而極力避免衝突，這樣的快樂反而很淺薄，無法打動人心；而衝突的場面有時候表面上很嚇人，但慢慢累積與回潮後，會發現有它的厚度。我們怎麼去克服文化上的問題，是值得去討論的。我有時候也會把這樣的技巧放在課堂裡跟學生對話，我會不斷地提問，讓學生設法把自己表達的更清楚。」蘇芊玲老師透過教學工作，試圖突破傳統文化的侷限，培養下一代勇於表達、真誠對話的能力。教育的力量，正是如此！

如果我們將這種營造細緻討論空間的理想延伸到社會之中，便是去促成一種公眾討論的民主社會氛圍。「不可能從威權時代，然後民主社會就從天而降，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正如陳來紅老師所言，我們正走在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之中，如何形成公眾論壇的空間，如何打造民主社會的氛圍，是值得我們深思與努力的方向。

二、分享、紀錄與書寫

許多的生命故事與性別經驗在讀書會團體中被述說與傾聽著，那麼，我們是不是能為這些動人的故事留下紀錄，以引發更多的共鳴呢？—「我覺得讀書會與寫作這種方式是可以交錯使用的。我曾經帶領過女性寫作班，成員往往藉著讀別人的經驗再去觸動自己、檢視自己，漸漸地就會開始有自己的話要說。過去我們都把寫作當成很技巧性的東西，但我覺得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一個整理的過程，藉由生命經驗的整理，開始表達自

己，之後，自然就會再觀照到其他的議題」蘇芊玲老師提出將讀書會與寫作班交錯運用的經驗，並且分享了討論素材不假外求的方式：「我在學校課堂中，嘗試讓學生自己去生產他們的閱讀與討論材料。最近一次是和學生談『分手』這個主題，我給他們兩個題目，第一個是：你過去有什麼樣分手的經驗，是你覺得處理得還不錯的？第二個是：如果你沒有經驗或者並不想分享，那請從你的個性去試想，怎樣是你比較能接受的分手方式？……同學們在上課前幾天把他們的分享或看法以電子郵件寄給我，我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篩選他們提到的精采片段，全部整理出來之後，在課堂上呈現出來與大家討論。這種方式的優點，第一個是：學生們在課堂上都非常專心，因為這其中有自己以及同學的經驗。第二個是：即使是一個小小的班級，你都可以看到每個人不同的個性特質，可能一個學生才分享說：希望可以非常直接了當的說明為什麼分手，因為委婉會讓他有被耍弄的感覺；但下一個人就說：他覺得他要漸進式的方式來處理，他沒有辦法接受很直接的分手。我們可以在這之間發現每個人真的都很不同，這種事情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可以引導學生們去思考，你如何在了了解自己與了解對方的前提下，協商並選擇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先讓成員呈現自己的經驗，再進行文本閱讀與討論—蘇芊玲老師在課堂上經常運用的教學方法—其實與性別議題讀書會的運用有著不謀而合之處。

「我覺得學習者會很喜歡看到自己的經

驗與分享被呈現在教材裡頭」呂木蘭老師回應蘇老師的教學方法，對社區文史活動深感興趣的她，接著分享了自己於在地文化與經驗中尋找素材的例子：「像我最近在做『大甲媽祖進香』的問卷調查，我就問了學生對於『六個女生抬轎』的看法，因為一般都是男生在做抬轎的工作。我們的學生有很多都會去參與進香活動，但這樣的生活經驗卻很少被問、被討論，所以他們的回饋蠻多的……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看到相關的素材可以運用，比如在公路上常看到的標語，像是『妻兒倚門望，酒酣勿駕車』等，其中就有很多的性別問題可以討論，我就會把這些東西拍下來，當作課堂或是讀書會的教材。」

三、接近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談了許多關於生命經驗分享與書寫的話題之後，與會者更進一步討論到，有一些比較難以觸動的群體對象——譬如正處於「過渡時期」的青少年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們要如何接近青少年的內心世界，引導他們分享與對話的動力呢？蔡淑嫻老師分享她在社區中帶領青少年讀書會，與青少年搏感情、作朋友的經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青少年覺得你是他們的朋友，通常如果讓他們覺得你是老師，他們就會比較嚴肅，所以要讓他們覺得你是朋友，很多事情就都可以在這個團體裡去談。其實我覺得孩子的讀書會跟大人一樣，如果雙方的互信基礎夠的話，就能夠很真誠的相互對待……我們在社區裡，因為成員全都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年齡層也不同，所以剛開始的重點比較是在建立關係。我傾向先用一個共同素材來做討論，討論的過程中，我會拋出一些問題。帶領者必須從談話中去感受，孩子們是不是故意講反話，有時候，其實他已經準備要深入分享自己的經驗感受了，卻又因為看到別人在看他，所以就岔開話題或是開始搞笑，想要化解一下尷尬的氣氛。這時候帶領者就必須在適當的時機把話題引導回來，因為我們的教育可能比較少提供給孩子分享的機會，所以我們必須有一些敏感和技巧，知道他們要說甚麼，把話題連接起來。我想技巧可能就是在這裡吧！」

胡敏華老師回應這個問題的探討，也分析了其中的性別觀察：「上週我們高三課程結束的那天，幾位在高三班級任課的老師就一起設計了一個活動，希望有一個儀式來慶祝高三的結束。那天晚上我們師生一起留下來，有燭光、有唸詩，還有拆開自己三年前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也就是用一種比較感性的方式來進行。而先前我們幾位老師在討論這個活動的籌備工作時，有一個自然組的男導師就很反感地表示：『這個活動對我們學理工的老師來說很痛苦，我們班那些學生也不會習慣用這種方式的，唸詩和燭光對我們有什麼意義？』他覺得他們寫不出分享的感言。我聽了他的反應就開始想，我們教育的功能到底是在當你覺得表達能力不足時就去做補強，還是說當這些學理工的人覺得這樣很痛苦，所以我們就不用這樣去做。難道只有唸社會組的人適合去做分享感受的事

嗎？……我們並不是勉強你要感性，可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樣子，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感受的表達，學生可以試著把高三畢業的心情說出來，身為導師，也可以把你對學生的很多感言說出來……」敏華老師對於這個事件的反省，深刻道出社會中刻板分工的現象，以及其所導致的狹隘想像與侷限。在傳統性別分工的觀念之下，「男生適合唸理工、女生適合讀人文；男人理性、女人感性」成了千篇一律的想像，於是彷彿學理工的男孩們，就必須遠離人的感受，才能專注在理性的知識中。然而，感受與表達，卻是生活之中真實與重要的一課。刻板的疆界以及理工教育對於人文思考的缺乏，似乎是教育界必須深刻反省與改進的問題。

四、男性參與改革行列

上述的反思，牽引出下一個重要的話題，也就是當前性別議題讀書會尚難以觸動的另一個對象群體——

男性。相較於蓬勃發展的婦女讀書會，男性參與性別運動尚在起步階段中。如何觸動在性別權力關係中居於優勢地位的男性，讓男人一起加入改造性別文化的行列，是性別教育當務之急的工作。運用讀書會這樣兼具經驗分享與論述討論的小型組織來喚起男性的性別意識，或許是其中可行的方法。那麼，我們可以運用什麼樣的策略去促成男性參與的動機？



(一) 從觸動男性經驗的面向談起

「如同其他教育工作一樣，學習的動機，一定是用學習對象最有興趣的事情來引導。」如同鄭如晴執行長所說的，大部分的實務工作者都會贊同，要喚起男性的性別意識，必須從能夠觸動男性經驗及需求的面向著手。蘇芊玲老師分享了自己的實踐經驗：「我這幾年常常應邀到公務機關的在職進修課程去演講，曾經到一些以男性居多的機關中，發現男性在性別問題的討論上其實並不是沒有需求。有時候我會運用一個策略，在開始演講前，先給大家一張白紙，請參與者回答：『不管是最近的性別時事，或是自己身邊的經驗，你最想談的是什麼？』接著我收回大家的意見先看一下。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可以看到參與者對性別議題的認識是什麼，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從他們的需求面談起。譬如說，我看到很多爸爸會想要談父女關係，我想這就是他們在父女關係裡面有某種困頓存在；或是像在職場裡，有些男性會想要談職場性騷擾的問題；在家庭裡，有些男性就會想談婆媳問題，也就是自己的媽媽與太太之間的關係有些需要處理的困境。我想，或許我們在教學或帶領策略上運用這種方式，從參與者的需求出發，而不是說我們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所以你們一定要學……」

(二) 男性經驗的分享、紀錄與書寫

即便帶領者擅用從參與者需求面向切入的方法，但正如前述敏華老師所提及的問題反思，在傳統刻板教養方式下，多數的男孩被教養成「不善分享」的性格，這樣的問題，

仍是男性團體在「討論」過程中的一大挑戰。「在許多女性讀書會中，『找到一個分享的出口』，往往是吸引婦女朋友持續參與的重要動力，不曉得男性團體中的分享情況如何？如何促成他們分享的動機？」針對黃馨慧老師拋出的提問，洪文龍以「男男自語」成長團體的切身經驗來分享與回應：「最吸引人的部分，其實就是有共鳴，有了共鳴，大家就會想一直談下去。比如說談到『身體』這個話題，團體成員中有一個男生因為身高很高，被大家誤以為很會打籃球，但事實上，對他來說並不是這樣的，他就分享了很多他遭受到的經驗，別人對自己身體的看法、自己對自己身體的看法。因為這個討論引起共鳴，大家也就會一直回應。多元經驗的分享，發展到後來，也就會有很多議題浮現出來……」或許因為「男男自語」的成員們都曾經修習過性別教育課程，因此成員們有一些基礎可以幫助他們去回溯自身成長的性別經驗。無論如何，這樣的經驗也呈現出，只要能夠「打開話匣子」，引起成員之間的共鳴，男性性別經驗的分享同樣也會源源不絕地湧現。

幾位與談人陸續提出關於「男性經驗分享」的精采例子－「我認識清水地區某一文史工作室裡的男性朋友，他是清水鎮的公務員，他太太是國小老師。這位朋友起初也是在太太的要求下，開始去做很多家事，但他覺得很甘之如飴，而且還漸漸去發現很多做家事的創新方式。於是他開始會寫一些家事筆記，也會在網路上呼籲他的親朋好友，請好爸爸們一起來作家事……他的分享比較是流傳在社區地方內，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分享很瑣碎，可是我看了覺得很感動，其

中也有很多自省的部分」呂木蘭老師分享她在社區之中聽見的動人故事。林綠紅老師也分享了她在松山工農帶領教師與家長讀書會的例子：「有一次的主題是談父職經驗，一開始大家都不太願意分享，帶領者就必須慢慢邀請他們分享。那次是讀《瑞典查甫人》這本書，我們先談文本，接著跟他們談：『瑞典的男人是這樣做的，你們覺得如何？你們自己的經驗又是如何？』只要成員中有人突破心防開始談之後，其他男性也會願意分享。那次讀書會之中有一對夫妻，當爸爸開始講他為什麼願意對家裡做這麼多事，講到他以前跟他自己的爸爸互動時，他的老婆在旁邊就驚訝地說：『啊，原來是這樣！』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男性打開話匣子後，他的生命史過程也是扣連到家族記憶中的。以前我們比較會去紀錄女性生命史的這個部分，這或許是另外一個脈絡。」

與談人們對於「男性經驗分享」的積極探討，繼續牽引出下一個層次的問題－多數人都同意，近幾年來，在行動與實踐的部分，已經有越來越多男性參與做家事、帶小孩的行列，但是仍然十分缺乏這方面的紀錄與論述發展。這些已經在實踐行動的男性，能不能像女性這樣坦然自在地分享經驗？某些場合中的私密分享，能不能轉換成更多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紀錄，並成為性別教育與論述發展的基礎？「相較於日常生活中的聊天分享，文字的分​​享又是另一回事。像我們辦公室有三位男老師，他們三位都有在帶小孩，平時也是有很多的『爸爸經』。可是留下紀錄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或是說有沒有人來嘗試做這樣的紀錄，因為不一定每個人都擅

長用文字去分享。」劉淑雯老師提出她的觀察，並試圖從中尋找可行的方法：「書寫與經驗分享同樣是需要被引發出來的，以前有不少人開過關於女性書寫的課程，其實男性也需要被啟發，可能也有不少願意書寫，只是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許藉由網路上的書寫，也可以讓相關的經驗分享文字慢慢被引導出來。」

的確，在相關紀錄與論述缺乏的情況下，不少讀書會或成長團體在嘗試探討男性經驗相關主題時，都會面臨缺乏討論素材與文本的問題。就性別議題讀書會推動工作而言，一方面，我們期許更多的學者專家著力於男性研究論述的生產；另一方面，或許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在讀書會組織中催生男性經驗的分享、紀錄與書寫。

(三) 多元管道、男性參與

洪文龍分享「男男自語」成長團體的經驗，提供給大家一些組織方式的參考。當然，在校園或教育場域中號召已具備性別意識的男性組成「主題式」的讀書會，是現階段可行且重要的方法之一，也可以此培養更多具備性別意識的男性讀書會帶領人。然而，如何接觸到更廣大的男性群眾，是我們必須面對與思考的下一步。就此而言，「融入式」的讀書會或許可以是初期的一種嘗試，也就是在各種性質與主題的讀書會中，融入性別的素材與觀點，讓更多的群眾可以接觸到性別議題，有機會開啓自身的性別意識。所以「主題式」與「融入式」的讀書會兩者並行，或可兼具性別教育推動工作的廣度與深度。

承上，大家針對如何號召男性參與做了許多的討論。那麼，在這個啓動的階段中，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管道來組織男性性別意識的讀書會或成長團體呢？與談人們集思廣益，試圖規劃出可行的藍圖：第一個部分，即透過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的在職進修活動來借力使力，向政府機構提出建議，建請各個部會在安排職員進修時，納入男性性別意識成長課程。第二個部分，即學校教育系統可以在親職、家長活動中，多安排一些父職實踐經驗的討論。第三個部分則是企業系統，陳來紅老師分享了她的企業讀書會帶領經驗：「我曾經到一個企業裡，對三百個員工主持閱讀討論……討論結束後，那個電子集團的主管就在當場宣布，公司要開始先成立一個主管的讀書會，各部門也都要成立一個讀書會……企業部門一定要動起來。很多企業員工忙著工作，工作是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品質，但他們卻沒有時間去了解經營家庭的相關知識，那麼為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為什麼不開闢一個時段是屬於企業員工成長的學習時間。」不過據悉在許多企業的員工進修活動中，也是以女性員工參與居多，來紅老師對此提出她的期待：「如果能夠有一個國家政策喊出『爸爸也需要學習、爸爸不能在孩子教養過程中缺席』，如此，企業要辦男性親職教育的講習，或許就可以有一些進展。」的確，在社會教育部分，我們必須致力去形成一種訴求男性成長、父職參與的社會氛圍。

除了上述政府部門、學校系統、企業單位的多方管道外，還有近幾年來快速成長、具備社會改革理想的社區大學，或是提供中老年人與退休人士再進修機會的長青大學，

都是可以著力的管道。另外，教育部社教司的代表張慧敏小姐，也分享了政府部門在社教系統中的推動成果：「各地家庭教育中心也很努力把男性納入學習的行列之中，不過目前都還在起步階段。南部有一些做得蠻好的例子，有幾個是跟工廠結合的方案，像是高雄市那邊，就結合中油煉鋼廠做了一個不錯的團體組織。還有我們也補助嘉義大學在當地的一個監獄去進行一項受刑人的學習方案。我很震撼那個讀書會的成果，那些本來因為犯罪入獄的男性，在經過將近二十次的讀書會後，他們的整個態度都軟化了，心都軟了下來。雖然是在監獄裡面，但他們重新跟家庭建立了某種程度的關係。當然可能就另一部分來說，雖然他們男性的心是被軟化了，但他們的性別意識還不清楚，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要繼續加強的……」慧敏提出的方案經驗，令人印象深刻。鋼鐵工廠和男子監獄是完全不同性質的空間，前者是職場空間，後者則是懲處罪犯所劃設出來的空間，

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可以推想的是，兩者應該都是刻板的「男性氣概」集體氛圍強烈的地方，從此處著手來培養男性的性別意識，難度可想而知，但也愈發重要。

(四) 與性別運動結盟

刻板疆界的鬆綁及傳統性別觀念的改造，當然需要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參與。「我自己的野心是更大的，我覺得在台灣還沒有一個真正可以跟婦女團體對話的男性組織，往往跟性別有關的議題，大眾就會一種聲音說：都是你們這群女人（婦女團體）在爭！我想如果有一群男人也起來支持，至少會讓一些男性看見問題。很多男性其實是看不到一個支持性別運動的典範，他們還缺少支持的力量。如果有這樣的男性團體，或許可以集結一些男性來參與性別運動。」文龍的野心讓人振奮，也可以視為我們的動力與目標！▲

參考文獻：

- 何青蓉（2002）。〈讀書會中女性學習的意涵：家庭主婦自信心的開展〉。《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2期，頁4-6。
- 張瀟文（2000）。〈讀書會成長取向中的兩難〉。《書之旅》，第七卷第六期。台北：中華民國讀書會發展協會。（資料來源：<http://www4.cca.gov.tw/readclub/READ/travel/F1.asp>）。
- 劉開鈴（2002）。〈寫自己的故事：家庭主婦和婦女讀書會〉。《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2期，頁1-3。
- 蘇芊玲（2001）。〈另闢蹊徑的女性閱讀〉。《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5期，頁54-58。
- 蘇金蟬（2002）。〈已婚婦女參與讀書會後婚姻關係變化情形研究〉。《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2期，頁7-8。

舞台上下——專訪志工雪兒

採訪撰文／林以加

■ 從台下到台上

猶記四年前，新知剛成立「女人戲法行動劇團」，期許從民法諮詢熱線的電話諮詢服務跨足至社區，以主動的角色、活潑的戲劇表演方式推展婦女法律教育，與民眾面對面探討婚姻、家庭與法律議題，傳遞民法親屬編的相關常識。當時第一個報名的志工正是雪兒——內斂不擅表現自我的雪兒——竟然拔得頭籌，成為第一名團員，著實讓大家吃了一驚。

「真的，我最怕站上舞台了！」四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劇團的資深團員、重要台柱兼編劇的雪兒，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還是如是說道：「你知道我為什麼從事鋼琴教學？其實我也做過表演工作，可是那對我來說實在太緊張、壓力太大了！後來我受不了，寧可毀約，薪水都沒有拿，就離開那份表演工作了。」那麼，是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使命與動力，讓雪兒願意克服她的「舞台恐懼症」，在民法諮詢熱線督導的繁重任務之餘，積極投身「女人戲法行動劇團」，而且一路與我們同行到將近劇團四歲生日的今天呢？在某個劇團排練前的週三午后，雪兒接受我們的專訪，侃侃而談她的故事——從原生家庭到婚姻生活的性別經驗，從婚姻中爭取平等到家庭外參與改革的勇氣與堅持。

雪兒

新知第10期志工（1999年加入），目前擔任民法諮詢熱線督導、女人戲法行動劇團團員。

職業是鋼琴老師，十分地樂在工作。

（照片提供/雪兒）



■ 女兒得嫁妝、兒子得田園—從原生家庭覺醒

「古早人講『查某仔得嫁妝，後生得田園』，我是想說你嫁起時，已經有拿兩百萬的嫁妝，現在你阿爸所留下的遺產，我看就通通給你兩個小弟繼承就好了。」劇本中的台詞一如現實生活，雪兒在兩年前為劇團編寫「繼承」主題的劇本，其實正反映了她自己在原生家庭中所經驗到的不公對待：「我們家在分財產上，就是主張只分給兒子，真的就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那種觀念。不但女兒沒有份，而且因為父親生前就作分配，所以幾乎連我媽媽的權利都沒有拿到。」娘家的傳統觀念，讓雪兒清楚看見女性在社會經濟與家庭結構中的弱勢處境，雖然因為對金錢的淡薄，使她並沒有在父親遺產繼承的事件上堅持爭取女兒的權利，但是這樣的經驗，也在她心中種下了爭取平權的種子。

■ 你不洗，我也不洗—在婚姻中抗爭與實踐

「走入婚姻之後才知道男女的差距這麼大」進入婚姻後，雪兒對於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工作的爭取可是一點也不讓步：「結婚不久，有一次洗衣機剛好壞掉了，我就叫我先生跟我一起用手洗，因為我身體不是很好，手比較沒有力氣，我叫他來清洗，結果他竟然不願意。我當場跟他說：『明明是你的衣服比較多，這到底是我的工作還是你的工作？

幫個忙不行嗎？』可是他說什麼也不願意。而我在外面教了一整天的課，真的也很疲倦……後來你知道我怎麼做嗎？我跟他說：『好，沒關係，你不洗我也不洗！』然後，我就把衣服全部都丟進垃圾桶裡了！」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打斷雪兒的述說，鼓掌讚嘆她當年的勇氣，相信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與價值中，這絕不是個容易的行動。加上雪兒的性格算是相當溫和，要不是有爭取到底的決心，應該斷不會這樣做吧。後來呢？—「隔天，我發現衣服都洗好，而且平整地晾在陽台上了，是他去撿起來洗的！」

「教育小孩的工作也一樣」雪兒接著分享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經驗：「我女兒小時候，有一次我們帶她去百貨公司，她到處亂摸、玩弄櫥窗或專櫃裡的東西，結果我老公覺得很沒面子，竟然就對我說：『你小孩子是怎麼教的？！』我當時心裡想，天啊，原來孩子的教育責任也是我一個人的……」當時雪兒沒有馬上反擊，而是先關注到孩子的行為與教育問題。但不久之後，孩子越來越頑皮和叛逆，需要父母更多的教導與關心時，雪兒開始對先生提出要求：「你不要看到孩子的問題行為就怪我，你也應該要參與！今天小孩子已經是小學二年級，不是兩歲了，不是說你抱過去逗逗她，然後小孩子尿濕褲子了就趕快還給老婆。你不能都只享受成果而不付

出呀！」

雪兒的分享，道出傳統性別分工的侷限與困境。像雪兒這樣經濟自主的職業婦女，多半承擔著職場和家務、育兒「蠟燭兩頭燒」的辛勞。更傳統一些的家庭，女性或許連自主選擇生涯的機會與資源都沒有，就必須依循著傳統路徑成為家庭主婦。而男性在這樣的性別分工下也未必幸運，從小就被型塑「男性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價值觀，讓多數的男人傾全力投身於職場和事業，不但失去與家人相處的寶貴時間，也與繁瑣但真實而細緻的生活產生斷裂，往往因此不知如何照顧自己的起居，也不知如何規劃下班以後的時間。

所幸，雪兒的據理力爭和持續不懈，漸漸改變了先生的傳統觀念，加上夫妻之間的深厚情感，以及先生較之於一般男人柔軟、願意改變的性格，他們終於開始建立起平衡的家務分工—「我提出要求之後，我老公才漸漸參與孩子的教育，當然後來也付出很多……家裡的家事分工總算漸漸協調，像後來我負責燒菜煮飯，他就負責洗碗，剛開始或許還心不甘情不願，但經過不斷溝通和調整，現在，他終於可以邊洗碗邊唱歌，我也可以在旁邊納涼、看報，或是和他講笑話了。」分享婚姻生活中的平權實踐，雪兒慶幸夫妻之間的信任與進步，但即便談的例子大半是多年前的經驗了，雪兒還是帶著些許的感嘆說道：「在我們的婚姻生活裡，很多基

本權益都是要我辛苦地開口爭取，如果不開口的話，就都沒有了。」的確，在傳統性別觀念仍無法扭轉的現今社會，我們應該鼓勵走入婚姻的女性朋友，勇於爭取自身的權益以及平等的夫妻關係，同時也要促使男性朋友看見傳統價值所造成的侷限，使他們願意學習改變。

■ 舞台上下一志工劇團經驗省思

走過在自身婚姻中爭取平權的路，雪兒因緣際會加入新知，開始從志工的角度參與改革，幫助更多的女人爭取權益、從困境中脫離—「我覺得來新知當志工，美其名是來付出，但事實也是在成長自己。能夠有時候跳脫自己工作的框框，建立起生活中的另外一個空間，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扎實地學習民法親屬編、繼承編、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常識來助人，也會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雪兒謙虛地描述參與新知志工組織對她的意義。其實志工姐妹自身豐厚的生命經驗，經常成為她們擔任服務工作時的重要資源，不僅在民法諮詢熱線的服務上，可以更為同理服務對象，提供案主更為寬廣的建議與支持；劇團表演也同樣如此，劇團的指導老師就曾經對我說：「這些媽媽們不需要專業的訓練，也能演出精采的故事！」

「劇團招生時，我可是第一個報名的呢！我知道自己這方面最弱，所以更要勇於挑戰呀！學表演對我真的很有幫助，我的個



女人戲法行動劇團至北區婦女中心巡演，
雪兒（右）演出為母親打抱不平的女兒。



劇團表演之後的法律講座，雪兒（左）擔任引言人，
與觀眾朋友探討婚姻與法律問題。

性其實非常內向，雖然我擁有學音樂的人的那種活潑生命態度，但是我的肢體語言卻很木訥，是很不會表現自己的人……」雪兒自稱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才加入劇團的，但能夠堅持一路行來，除了活潑的生命態度，以及勇於自我挑戰的性格之外，必定還有對這份工作的使命所在吧——「劇團巡迴演出的時候，有些場次會遇到特別熱情的觀眾，讓我感到我們的付出得到共鳴，覺得我們更應該繼續去努力。」雪兒道出了我們的志工劇團能夠持續運作的主要動力，同時也從團員的角度，提出她對劇團工作的省思：「相反地，有一次在桃園巡演時，遇到特別冷漠的一群觀眾，我在現場有聽到男性觀眾覺得我們這樣好像在教別人離婚，女性朋友好像也不是很能接受我們所談的內容。那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怎麼去調整我們表達的方式和活動的設計。我們的確是要針對

打破父權觀念來耕耘，但是對於這樣的社區活動，我們最好能夠著於無形。」的確，這正是劇團最大的挑戰，如同所有的教育推廣工作，我們必須運用貼近觀眾的經驗和語言去進行互動討論，才可能產生共鳴、促成效果。而這也是劇團至今一直在學習和改進的。

「像那樣的男性觀眾其實更是我們要教育的對象，還有城鄉的差距也是我們要努力的，我們應該更朝向那一塊去耕耘，因為那些地區的女性可能受到了更多的壓抑。我期許我們可以用一種出於無形的方式來讓大眾覺醒。」短短一個半小時的訪談過程裡，雪兒不斷提出她對問題情境的觀察與反思，我看見交織在她身上的，是認真的性格、反思的能力、積極的動力，以及善體人意的溫暖——而這些，不正是擔任志工最重要的特質？擁有這樣的志工姐妹，真是新知的幸運！▲

不生，就滅種了嗎？

李佳燕／醫師；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



從公布台灣去年的總生育率，僅有一·二四人之後，內政部即積極地在十月、十一月，從南到北舉行了六場「鼓勵生育」的公聽會。有很多人反應，應該先擱下如何提升生育率的討論，而從檢討「鼓勵生育政策的正確性」開始，可惜至會議結束前，內政部長仍以「鼓勵生育是國家既定的政策」，作為無須再討論的理由。

然而，究竟台灣這四年來，逐年下降的生育率，會對台灣整體社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甚或帶來甚麼樣的災難，內政部在公聽會中所提供的書面資料，卻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是人口結構方面的影響，提到出生女嬰數減少，無法遞補上一代的婦女人數。出現這種狀況，眾人皆知，是「重男輕女」的父權社會，「墮女胎，生兒子」之後所造成，並非生育率低的結果。惟有更深耕「男女平等」的制度與觀念，始能改善此現象。

文件中，亦表列其他已開發國家，如美、加、英、法、日、澳等國之生育率，與台灣做比較，顯示台灣二〇〇三年的生育率，幾乎是敬陪末座。但是，一個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做生育率的比較之前，是不是應該先針對自己本國的狀況做調查與分析。例如：已經

有多少人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國內適合居住的土地面積有多大？民生可用資源，像水資源等，可供多少人口使用而不匱乏？因為每個國家的已有人民、國土大小、資源多少，差異性極大，自然會有不同的生育率期望值，如此表列比較，未免太簡化粗糙了。

再者，三、四十年前的台灣，是生育率高得驚人的社會，才有「家庭計畫」推動。如今當年被生太多的小孩，都已長成現在青壯年，這群「太多的人」，生了比率偏低的小孩，不正是面對資源少、競爭大之下，自然法則反應，也是截斷人口過多，所產生惡性循環的好時機。「生，還要再生」，豈不是像魔咒上身般，永無終止之日，而台灣就注定成為擁擠再擁擠的彈丸之地了。

另外，資料中提及生育少對經濟與社會影響，包括幼兒養育相關行業萎縮；學生人數銳減，教育成本提高，教師失業；購屋需求減緩，使房地產陷於不景氣；勞動力供應失調，無法滿足我國經濟規模的人力需求；人口老化，子女之扶養負擔沉重，國家亦須負擔較高成本於老人福利等等。這些說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做此影響評估報告者，是以今日社會運作的模式，想像五十年後的社會危機，而忽略了社會運作如潮水般的流動性與可變性。幼教行業，是這十餘年來，因應雙薪家庭的增加而興起。雙薪家庭的增加，也同時帶動了早餐業、餐飲業的蓬勃發展。一旦幼教業需求減少時，必然有其他行業的崛起，例如安養業、送餐服務業等。在醫療界，早就出現類似的轉變，婦產科醫師漸漸減少，美容皮膚與復健等醫療服務卻增加了。我國的經濟產業，也早已從粗重勞動人力結構，轉型為精緻科技人才。對教師行業的想像，亦太過偏狹，在職進修、社區大學、公民教育、老人培力，都可以是未來教師投身的範疇。

而資料中所提生育少所造成的某些不良影響，仔細思量，反倒可能成為改善社會諸多沉痾的轉機。比如被詬病數十年的教育品質，因為孩童減少，終於有機會實現「小校小班」、「因材施教」的高品質教學，如此，花在每個孩子的教育成本是提高了，但是整

體教育成本並未增加，絕對是納稅人所樂見的。還有，四處蓋蓋蓋建的房地產業者，終於可以因為無利可圖，手下留情，還些許自然綠地，供吾等喘息。當養老不再是一個家庭可以扛得起的重擔時，是人民，尤其是婦女，將福利工作的責任推還給政府的時候了，政府必須正視此問題，設置社區安養中心，制定制度，讓每個人得以自籌退休養老金，而不得再寄望於民間「養兒防老」的腐朽觀念，所謂「養兒防老」，犧牲的多半是，婦女的經濟產能與自我發展罷了。

當一個國家主政者，發覺人民越來越不願意生育下一代時，首先要警覺的，當不是「再不生，就亡國滅種了」；而是要反省，是甚麼樣的社會環境，使得人民不願生育了，這樣讓人怕生育的社會環境，才足以亡國滅種啊！▲

(本文已刊登於 2004/11/29 中國時報)

活動訊息

原鄉/部落原住民婦女權益 巡迴座談

新知將以巡迴座談的方式，深入到資源缺乏的各部落，促成不同領域、不同族群的婦女工作者面對面直接進行對話和溝通，並進一步聯結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婦女工作者，培養原住民婦女組織領袖以帶動部落發展。活動時間與地點如下：

時間	地點	主題
94/4/2(六)	新竹縣尖石鄉尖石部落	婦女組織經驗分享
94/5/28(六)	台中縣和平鄉松鶴部落	婦女組織經驗分享
94/7/30(六)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	婦女組織經驗分享
94/9/24(六)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部落	現行法律與部落規範
94/10/29(六)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部落	社會資源的開發與連結

詳細活動訊息請洽：婦女新知基金會原住民婦女部主任 Abus

電話：02-2502-8715、Email：Abus@awakening.org.tw

婦女、人口與生育

劉仲冬／國防醫學院醫療社會學教授、澄社社員

近來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問題引起社會各界關注。依據資料，一九八二年我國新生兒總數為四十一萬人，到去年僅剩二十一萬，下降幅度達到一半。一九五一年時，每位婦女平均生育七個小孩，到了去年，下降為一點二個，已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面對人口問題，因為無法減少老年人口，所以只有設法增加出生。內政部擬修改人口政策，祭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遊說宣導婦女增加生產。

國家常會因為其本身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目的，制定鼓勵或限制生育的政策，而女性因為很少參與國家政策制定，使得其生育健康需求常被忽略。

回顧過去生育控制運動、優生保健法的制定，以及目前修法的過程，可以發現：生育控制及人口政策的訂定，不但婦女缺席無聲，而且執行的過程粗暴。當年參與制育工作的討論者，包括國家大員、軍政領袖、宗教團體…就是沒有要生孩子的婦女。討論的內容自經濟發展、反共復國到種族絕滅都有，就是沒有婦女的健康與福祉。爭端最後在當時的最高決策者示意下平息，生育控制隨即如火如荼展開。

如今已經浮上檯面的生殖醫療化問題—墮胎、剖腹產、子宮切除等，說穿了即是醫療對女性身體蠻橫運作的結果，與早期的樂普計畫，不能說沒有關係。生育控制運動落幕，並沒有留下足夠的研究資料，對於事後的長期追蹤，甚至與目前不孕的影響如何，都不知道。

民國七十三年，因為出生率下降不如預期，並經過當時的蔣經國總統指示通過優生保健法。優生保健法的通過雖然有女性運動者參與支持，但是被聽進去的／被轉化出來的聲音，仍是父權式的：「已婚婦女，經配偶同意」以及「無知少女被強姦、誘姦可以在法定監護人的同意下」墮胎。

如今因為出生減少、生產力下降、經濟蕭條、人口老化，又興起修法之念，企圖偷偷將墮胎條件緊縮，不但墮胎前需經過輔導確認，並增加「思考期」等。

我們期待的當代文明社會，應當是一個能滿足人們「自我發現的渴望，個人生活意義的追求…發展個性，確立自我意識…把人當作人看，而不是社會政策的對象，或者政



治政策的工具」的社會。然而，回顧我們人口政策的重大決定，真可以總括的說「生與不生半點由不得女人」，國家需要兵的時候，就叫女人生聚教訓努力生產，擔心經濟發展被出生率吃掉的時候就鼓勵女人避孕，這跟要傳宗接代就叫女人生男，食指浩繁妝奩昂貴就墮胎溺女，有甚麼不同。

據說這次的重點遊說對象名單上，女性主義者赫然在目。女人不生或少生孩子，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趨勢，與女性主義運動的關聯性本來就不大。女性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是為人母者的處境，而非摒棄母職。刻板印象以為女性主義者都是不結婚或拒絕生養孩子的女人，事實上，正如柏妮斯·E·洛特所說：相信女權的人更會將生兒育女視為一種創造性的珍貴活動，因為她們不願意錯失做母親

的原初經驗。筆者個人認為「生兒育女過去被認為是女人的義務，現在應當是女性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差異在女人是否有權選擇要不要生養孩子，也就是掌控自己的身體。倡導避孕的先驅瑪格麗特·桑格說：「不能擁有、控制自己身體的女人算不上自由。」（Lisle 2001:28）如果女人連最基本的自己的身體都無權處置，其他所有一切都是空談。女性主義支持「選擇」，因此如果女人選擇不成為母親，也不至於失去尊嚴及做為完整女人的「身分主體」。至於台灣女人為什麼選擇放棄母職，應當檢討的是我們社會，不是女性同胞。▲

（本文已刊登於 2004/12/27 自由時報）

活動訊息



「女人戲法·作夥玩」2005 社區巡迴活動列車

開跑囉!

本會「女人戲法行動劇團」自 2001 年成立至今，即將滿四歲了！每年，我們都會推出一套節目至社區進行巡演活動，與民眾一同探討婚姻、家庭與法律議題。今年，我們推出以「家庭暴力」和「兩岸婚姻」為主題的兩齣劇碼，期待透過貼近生活的戲劇表演搭配法律講座，與婦女朋友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與討論，並提供相關法律諮詢服務。

此套社區巡演暨法律講座活動時間為 2 小時，活動對象以社區婦女朋友為主。歡迎各婦女團體、社區機構踴躍預約！

活動預約請洽：婦女新知基金會 教育推廣部主任林以加
(Tel : 02-2502-8715、Email : hsinchi@ms10.hinet.net)



性別新聞

2004年12月、2005年1月

主題新聞

性侵懷孕手術費 健保給付

為協助性侵害懷孕婦女解決人工流產費用問題，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決議，將協調衛生署以行政院函式或修正公告，將「因性侵害事件懷孕所施行之人工流產手術」明列為健保給付範圍，以維護被害人權益。（台灣日報，7版，2004/12/25）

南洋姐妹憤怒要求獨家道歉

獨家報導雜誌第841期第36至38頁，敘述化名「小鳳」的外籍配偶在台遭受各種可憐際遇，然而雜誌所刊載的「小鳳」，卻是南洋姐妹會理事阮延紅日前參加公共議題活動時的照片。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連同聲援團體代表及立委徐中雄昨日召開記者會，控訴獨家報導惡劣行徑。（台灣立報，2004/12/29）

愛滋人權新聞 轟趴登榜首

昨天適逢世界愛滋日，愛滋關懷團體公佈年度五大愛滋人權新聞，年初農安轟趴事

件中毒品、性愛派對與警方粗暴侵犯人權事件登上愛滋新聞首位。從事愛滋照護14年的成大護理系助理教授柯乃葵感嘆，台北地檢署因無法證明該轟趴事件中有感染者故意傳染愛滋病毒的罪證，全案已於11月簽結，但是她的一位病人早已承受不了被檢方起訴與曝光的壓力，跳樓自殺。（台灣立報，2004/12/2）

人蛇強暴 1天接客9人

婦女救援基金會今天舉行「淘金者？受害者！偷渡來台大陸女子與人口買賣關聯初探」記者會，公布國內第一份大陸女子來台賣淫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些女性七成未滿20歲，近五成沒賺到一毛錢，而她們被人蛇和嫖客欺凌的遭遇，和十多年前的台灣雛妓如出一轍。（聯合晚報，2005/01/04）

性騷擾防治法三讀 處2年以下徒刑

歷時五年審查的「性騷擾防治法」，昨天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狼吻、摸臀、襲胸或強制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十人以上的機關、部隊、學校、機構等組織應設

性侵害申訴管道，並明定日出條款，自公布後一年施行。（聯合報，2005/01/15）

性侵假釋犯 電子監控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案，針對性侵害犯罪被判有罪確定的加害人，增訂許多加重處分的規定。觀護人對於假釋或緩刑中的加害人，可報請檢察官限制其住居或施以宵禁，甚至輔以科技設備監控，即俗稱的「電子監控」。這項新法將從總統公布後半年施行。（聯合晚報，2005/01/22）

性別教材貧乏 教師難為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昨天舉行記者會，公布統計調查，去年台灣與性別教育相關的新聞有六十四則，平均五·七天一則。協會秘書長賴友梅表示，教師如果有心，在相關性別教材難尋的情況下，可蒐集媒體報導，計算主題比重，輔以廣告、戲劇、電影中相關場景的討論，轉化為性別教育討論教材。（中國時報，2005/01/25）

勞團：百餘轉職女外勞充作男工 違反人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今天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台北

縣某家電子廠倒閉後，一百多位菲律賓籍女性外勞被迫轉換雇主，在高科技電子廠組裝 I C 女外勞被分散到全省各地鋼鐵、鍋爐、重機械廠工作。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說，不少女外勞因不符新工作要求，被雇主遣返，空出配額來聘僱新男工。她要求政府確保外勞轉職資訊透明，讓外勞有選擇、拒絕的權利。（中央社，2005/01/26）

養母逼娼 30 年後討公道

國內「性工作者」權益長期遭受忽視，出現諸多不合理勞動條件，一名三十年前被養母送到娼館當小姐的「金華」，昨現身說法敘述自己做了八年，卻一毛錢都沒拿到的悲慘際遇；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說，金華所遇到「惡性綁約」的情況，至今仍普遍存在，呼籲政府能早日讓性產業「除罪化」，才能抵制性產業地下化的巨大暴利。（自由時報，2005/01/13）

社會新聞

馮滬祥涉性侵案 要求與菲傭對質

前立委馮滬祥涉性侵菲傭案，士林地院昨召開第一次

程序庭，馮仍否認性侵，且要求法官傳喚菲傭對質，檢方則提出菲傭被性侵後送醫的急診病歷佐證。院方表示，本月再擇日召開第二次程序庭討論是否傳訊菲傭。（聯合報，2004/12/01）

美工刀之狼 求刑 12 年

就讀台北大學法律系的「美工刀之狼」張健怡，涉嫌性侵害兩名夜歸女子，上個月初警方根據 DNA 比對逮捕張健怡，台北地檢署昨天依妨害性自主罪嫌將張健怡起訴，求刑十二年。（聯合報，2004/12/11）

愛到死！殺前女友近 10 刀 男子跳樓亡

台中市華美街十四日晚上發生情殺案，一女子遭前男友挾持到四樓的出租套房內，用水果刀猛刺身體近十刀，男子再從窗戶爬到招牌架上，告訴聞訊趕到的警察他「殺了女友」，然後便一躍而下，頭部著地，經送醫兩人都死亡，檢警今天要進行相驗。（中國時報，2004/12/15）

動完手 狼父還嗆聲「不要裝死」

年僅四歲的邱姓女童，慘遭酒醉父親狠心抓起頭髮猛撞

超商玻璃，並連續掌摑女兒，造成女童嚴重顱內出血，迄今昏迷不醒。檢方訊問卅分鐘後，以邱某傷害女兒的手法凶殘，認為邱某行為涉嫌重傷害，屬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向法院聲請羈押。（中國時報，2005/01/13）

原住民新聞

原住民族議會 位階與政院平行

行政院原民會研擬完成新憲法「原住民族專章」草案初稿，未來原住民各族將聯合成立全國性的「原住民族議會」，位階與行政院平行，並可能再提高到與國家同級。針對新憲法「原住民族專章」草案研擬，另有一方案則建議把「原住民族議會」提升到國家體制之外，即「原住民族議會」對全國性的原住民族議題做出決議時，政府必須尊重。（聯合晚報，2004/12/07）

未依法雇原民 1200 企業罰 20 億

1200 家企業因未依法雇用原住民，原民會昨天首度發出催繳單，總共要求繳抵近 20 億元。原民會今天上午幾

乎被各企業抗議電話塞爆，下午將出面說明。據指出，根據政府採購法與工作權保障法規定，凡標得政府公共工程事業案的企業主，必須在承攬期間，雇用比率1%的原住民員工。未依規定雇用的企業，必須繳交代償金。（聯合晚報，2004/12/14）

原鄉置核廢 須經原民同意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除了保障原住民族自治權，政府每年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也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存放有害物質，此外，涉及日據時期的原住民族土地與傳統領域歸還，必須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基本法也訂定三年內必須制定相關配套法令。（中國時報，2005/01/22）

同志新聞

同志推薦立委候選人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昨天發表立委選舉同志推薦名單，提供給同志投票時參考，希望同志集中選票，將對同志友善的候選人送進立法院。（中國時報，2004/12/07）

同性戀 納入性別課程

教育部近日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草案，明訂「同志教育」納入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是國內性別教育的一大突破，同性戀將不再是校園禁忌。對此，性別團體和學校均表贊成，認為有助青少年認識自我。（民生報，2004/12/15）

國際新聞

人權女作家蘇珊桑塔格辭世

美國過去半世紀來最受尊敬的女作家和維權人權行動人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廿八日清晨在紐約因血癌去世，享年七十一歲。桑塔格寫了四本名小說，出版十三本短篇小說和散文集，改變了人們對時尚、疾病和攝影的看法。她並導演戲劇和電影，在世界各地抨擊美國的政策，她反對越戰、對九一一恐怖攻擊發表的言論引起極大爭議。（聯合報，2004/12/30）

「女人數理成就差」哈佛校長被轟

哈佛大學校長桑莫斯14日在國家經濟研究局會議中提出，天生的性別差異或許有

助於解釋為什麼在科學與數學領域中有成就的女性很少，話甫出口，外界馬上對他口誅筆伐。波士頓環球報報導，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南西·霍普金斯聽到這番話，馬上退席。她事後表示：「哈佛大學這些傑出的年輕女子居然接受如此看待她們的男人領導，令人傷心。」桑莫斯受人批判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他出掌哈佛大學三年期間，提供給女性的高階層職位逐年減少。（聯合報，2005/01/19）

日賠償慰安婦 兩年後結束

日本政府贊助、為賠償二次世界大戰充當日軍慰安婦而設立的「亞洲婦女基金會」發表聲明指出，自從一九九五年基金會成立以來，提供仍在世的慰安婦賠償金，目前基金會已完成其任務目標，故將於二〇〇七年三月結束，餘款將為印尼慰安婦建設老人福利中心。雖然歷史學家估計至少有廿萬名慰安婦，但許多在世的慰安婦礙於顏面未向該基金會求償，有些人則不滿日本政府以基金會的方式規避官方賠償責任及道歉，而拒絕接受此基金會的賠償安排。（中國時報，2005/01/25）

2004 年 12 月會務

日期	工作項目
1	劇團排演、志工美芳新書發表會
2	法扶基金會舉辦外籍人士法律扶助座談會前會、志工活動「影攝遊踪」、北市婚暴防治史座談會
3	原住民婦女權益營隊成果展、參與帶領「女性領導與社會參與」方案撰寫、性騷擾防治法草案內部討論會議、全球化系列座談第三場「中國婦女運動與性別現象初探」、婚暴與新移民人權演講座談會、推動性別專責機構：高雄場公聽會
4	部落婦女論壇
6	參加 APEC 婦女研習營、志工委員會議
7	岡市婦女論壇會議、泛紫聯盟赴勞委會爭取打工時薪陳情
8	劇團排演、社盟婦女福利委員會
9	淡江大學演講「性別與媒體」/昭媛
10	『玫瑰戰爭』影片放映與講座(東南技術學院)、實踐大學社工系沈慶鴻老師訪談新知組織經營
11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性騷擾主題座談
13	移盟會議
14	性騷擾防治法草案討論會議
15	劇團巡演(台北婦女中心)、民法督導會議、推動性別專責機構：宜蘭場公聽會
16	性騷擾防治法草案討論會議
17	推動性別專責機構公聽會：台北場公聽會
17~19	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婦女研討會
21	內政部外籍人士規劃語言與基本常識考試研商會議；移盟會議；實習生面談；董監事常務會議
22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讀書會；劇團會議
23	外籍人士法律扶助座談會
24	行政院原民會婦女論壇、個案研討和法律釋疑、聯勸組織審查(志工組、開拓組)、全球市民社會預防武裝衝突討論會、推動性別專責機構討論會
27	反對立院草率二讀國民年金法(社團聯合記者會)

教育組報告：

由新知志工所組成的「女人戲法行動劇團」於 2004 年底推出新一季的社區巡演節目，此次以「家庭暴力」和「兩岸婚姻」為主題，製作了兩齣短劇搭配法律講座，並計劃於 2005 年展開社區巡演活動。在巡迴活動開跑之前，我們先安排於「北區婦女服務中心」和「台北婦女中心」進行兩場首演活動，一方面將我們的年度成果與大家分享；另一方面，也是促成與其他機構志工組織交流的機會。兩場首演活動皆頗受觀眾好評，參與的朋友們也都提出不少的法律問題和回饋建議，不僅促成了交流的目的，也同時讓我們的團員信心大增，熱情滿滿地期待著 2005 年的巡演工作！



台北婦女中心首演實況 2005/12/15



台北婦女中心演出，觀眾們熱情捧場！

28	移盟會議、參加南洋姊妹控訴獨家報導不實記者會、推動性別專責機構：「行政院組織法」婦女團體修法協調會
29	外配照顧輔導基金管理委員會籌備會議
30	新聞組討論、性別歧視案例分析研討會

2005年1月會務

日期	工作項目
3	移盟會議
5	社盟會議、台女連之國民年金討論會議
7	內政部外籍配偶輔導措施會議、志工委員會會議
11	全球市民社會預防武裝衝突 GPPAC 記者會 & 工作會議、岡氏婦女論壇會議、劍橋大學教育學研究生訪談性別教育推動經歷
12	婦女預算聯合監督小組會議、志工劇團排練
13	志工年度大會
15	婦權會中央性別專責機構第二次會議
17	移盟會議、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讀書會
18	內政部外籍配偶輔導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會議、泛紫聯盟「納稅人權利宣言」座談會
19	民法督導會議
20	志工新聞組成果發表會、行政院婦權會之婦女概算會議、新知財務組會議
21	行政院婦權會之人身安全組會議、勞委會之促進婦女就業中長期計畫會議、董監事聯席會議
22	新知尾牙
24	參加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性別新聞評析記者會
26	泛紫聯盟工作會議、民進黨婦女部訪談新知組織
27	移盟會議、泛紫聯盟「公布土增稅圖利財團立委」記者會及「納稅人權利宣言」籌備小組會議
28	教育廣播電台訪談分手文化、婦權會中央性別專責機構第三次會議
31	行政院婦權會之人身安全組會議、全球市民社會預防武裝衝突 GPPAC 東北亞區會議

志工組報告：

2005年1月13日是新知第六屆的志工大會，我們邀請了友好姐妹團體的朋友一同蒞臨大會，分享志工姐妹過去一年來的豐收與成長。會中除了表揚對新知貢獻良多的志工姐妹、修訂志工團組織章程並選舉下屆的志工委員外，還安排了精彩的節目：讓志工姐妹大展廚藝及滿足口腹的「愛宴」、大家引領期盼的「女人戲法劇團」年度大戲首演、1-3月志工慶生會以及驚險刺激的樂透摸彩活動等。在熱鬧、溫馨的氣氛下，本屆志工大會畫下完美的句點，期待來年志工大會再相見。

開拓組、志工組報告：

自十四期志工新血加入後，一群喜歡看新聞、討論新聞的志工姊妹們成立了「性別新聞工作隊」，針對生活中各項新聞事件進行性別意識的檢視。藉此，志工姊妹們除了增加自身對性別議題的認識之外，也期望未來透過活動的舉辦與相關文章的撰寫，讓更多人看到並省思新聞報導中的性別問題。今年1月，工作隊舉辦了第一次的發表會。雖只是內部的發表暨分享討論，但是志工姊妹們認真的報告，仍讓參與者聽到許多有趣的觀點。例如由「病態審美觀危害女性」的新聞報導談媒體中對美的單一標準，或是分手暴力問題的分析等等。對新聞組姊妹來說，性別的確無所不在！

銘謝以下捐款人

2004年12月

范雲	4,000	瞿宛文	2,000
黃長玲	1,200	莊馨旻	2,000
王怡方	2,000	鄭麗君	3,000
宋餘俠	2,000	龔游琳	5,000
張麗英	10,000	謝園	600
李元晶	1,000	四方菩薩	50

2005年1月

李元晶	1,000	廖敏夙	1,500
陳志輝	1,000	程天人	1,200
李金梅	10,000	李蘊芳	1,200
張明我	2,000	于有慧	2,000
鄭麗君	3,000	涂秀蕊	1,000
田庭芳	1,000	何翠星	2,000
尤美女	1,200	王寶村	400
姜靜霞	2,000	王君鈞	500

◎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1 1 7 1 3 7 7 4	
收	帳號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款	戶名	新臺幣	
經辦局收款數		姓名	□□□□□□
經辦局收單數		寄款人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代號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存款交易代號請參見本單背面說明。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1 1 7 1 3 7 7 4	
收	帳號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款	戶名	新臺幣	
經辦局收款數		姓名	□□□□□□
經辦局收單數		寄款人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代號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寄款人請勿填寫。
◎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收	款帳號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數	

虛線內備機器印證用請勿填寫

寄款人收執聯

婦女新知基金會

270

每個月只要 166 元

一年 2000 元

就可以認養一個

認真做事的團體喔！

我們需要你！

親愛的朋友：

為了方便您認養新知及捐款，我們提供下列的捐款方式供您選擇：

一、郵政劃撥捐款

帳號：11713774

戶名：婦女新知基金會

二、即期劃線支票

請開立抬頭「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註明禁止背書轉讓，掛號寄至本會。

認養金額均可開立免稅證明，抵繳綜合所得稅。認養人將定期收到新知通訊及不定期活動、出版訊息。

◎ 劃撥存款收據收執聯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交原存款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改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以機器分撥，請勿折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通

訊

欄

- 我要買 1999 台灣女權報告，每本 200 元，____本。
- 我要買校園性騷擾完全拒絕手冊，每本 20 元，____本。
- 我要買反性騷擾紀錄片《玫瑰的戰爭》(DVD 公播版)，每支 1500 元，____支。
- 我要買驅動季刊第 ____ 期，一期 150 元。
- 我要訂閱婦女新知通訊，一年工本費含郵資 400 元，一年六期，共 ____ 年。
- 我要購買女人完全迷家系列手冊
- (一) 離婚篇每本 100 元，共 ____ 本。
- (二) 婚姻暴力篇每本 150 元，共 ____ 本。
- 我要購買《法院一點通》，每本 100 元，共 ____ 本。
- 我要認養婦女新知，一年 2000 元，____ 年。
- 我要捐款 ____ 元
- 其他 _____

交易 0501 現金存款 0502 現金存款(無收執) 0503 票據存款
代號 0505 大宗存款 2212 託收票據存款

此欄係備寄款人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宜為限 否則應請更換存款單重填。